



興國縣志卷之四十

藝文 六

國朝文

黃惟桂

字木菴真定人興國知縣

興國縣志序

邑之不可無志也猶國之不可無史也史以徵信從示
勸懲一字褒貶寓春秋謹嚴之義焉志之所載山川人
物吏治民風與夫天時之休咎人事之淑慝編年紀載
燦若列眉俾後之覽者展卷興思知所觀感而則效其
有裨於世道人心非細故也粵考興邑舊志輯於萬歷



四十八年邑令蔡君著有成書不期數十年來疊遭兵火版籍盡付祝融而志亡矣桂於丁巳履任興邑之縉紳士子購求遺書商略纂輯奈兵寇交訐雖欲延師考古博採鴻文而有所未遑茲者恭逢我

皇上功成治定偃武修文

命儒臣纂修會典徵取天下郡縣志桂不敏恪遵 功

令採集遺編聘請郡國名賢得王子鼎相劉子天貢以及邑庠諸秀士適館授餐篝火聯牀相與取斷簡而參訂之舊者考之於古新者證之於今字字核實無毀無譽期可法而可傳今試言其概焉興國古爲潞江鎮宋

太平興國七年始改爲縣因山多土少又割贛縣廬陵泰和之地以益之至今邊幅遼濶四水逆流已非環抱拱嚮之義且處叢山疊嶂之中洞險寨高逼近閩粵伏莽不靖易於舍垢而納汙迨我

朝定鼎民安物阜萬國來賓洵稱熙皞之世矣而興邑獨罹兵火寇警疊聞一壞於戊子之陷城再壞於甲寅之踞寨兵戈相尋殆無虛日民生其間苦可知矣頻年以來仰賴上憲嘉意撫綏廣示招徠而版籍空懸者尚多草萊未闢者亦復不少流移浮於土著輒肆狂逞所以糧多逋負俗尚澆漓卽素封之家亦乏貲饒而養生

送死禮多簡略史遷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苦如斯又何能責以禮義之不愆耶竊嘗徧觀天下山川之險怪未有過於興地閭閻之空虛未有甚於興民者也未至其地不知其地之異也未治其民不知其民之艱也予治之而不能拯之吾將以諮訪者望之風憲撫摩者俟諸後人也

王鼎相

字梅巖邑人拔貢生

興國改復河道記

環興皆山也巉巖萬疊在東北爲尤甚山隙有泉涓涓而不息者河源也東曰澱水北曰濺水交集而赴城東者河流也東北故有洲障二水之迅激識曰龍洲過縣前興邑出三元是也城南里許有潭廣且深南流匯焉世傳許旌陽斬蛟至此故曰龍王潭迨洲爲波臣所囓潭亦淤塞殆盡明何侯應彪建龍興橋砥之不數年而水漲橋圯狂瀾幾莫挽焉所幸者距城二里有春日壩當炎離之障水乃逶迤而折於東昔忠介嘗植松以固河堤故後人思之呼爲海松也由東再折於西有石橫江中若濡筆狀是名橫石潭前十餘武又有石長數丈延袤而枕江干因名枕石二石交爲鎖鑰故水得紆回停蓄於東南爲靈秀之攸萃者賴有此也明季誤改

河流南岸漸潰至我

朝順治戊子之亂隄防不修洪波疊作水道之東者遂盡徙而南矣數十年人文衰謝戶口凋殘且歲歲傷稼穡而壞墳廬前邑侯向公王公亦嘗從士民請銳意濬復卒之經營數載而皆無成功豈河終不可復耶抑未得其人未遇其時而有待於今耶我邑侯黃公備循良之德而兼敏練之才蒞興七載拯溺亨屯之績穎不勝書如城池之修爲百里固金湯也文廟之建爲泮沼育人才也崖石之平諸寨之撫爲激水驅鯨鱣也邑治譙樓之更造爲仰沫流者澄源本也流亡荒蕪之招墾爲衣中澤者息嗷嗷也布津梁以利涉施粥米以賑貧省刑獄以恤無辜者登水火之民於衽席也云若却金免贖與止水並其清優復養賢與西江同其潤察荒畝而請蠲恤代流亡而補逋賦則又如時雨之澤枯槁非僅涓滴細流已也邑人誦之固已垂明德於千古矣客歲奉撫憲俯咨利病復條舉三事以陳皆可其議自冬徂春業於防崖石禁屯害二者次第見諸施行矣維茲九月農功正畢又幸觀察丁公郡守李公郡丞耿公白公加意撫綏民有餘力之日遂以復河流一事咨紳士告父老子弟諏吉而肇工焉令甫下無遠邇咸輻輳至公

率僚屬步履河干量水道之長短均里甲之縮贏察用
工之難易酌人夫之裒益矢公矢慎毫無偏倚日夜巡
視工所雖風雨不辭勤者賞逸者懲濟其饑寒慰其勞
苦至誠感人真如靈臺所咏庶民子來而攻成不日也
至新河之塞更有異焉蓋河流極卑河身極廣曩者旋
圜旋潰是以中道而廢公曰難易成敗人耳於河奚與
惟是濬之深斯塞之易爾民爲政竹木金石之多其費
修築隄防之熟其籌劃我爲政我其敢不竭心力貽爾
民以安瀾耶未幾而故道果開新河果塞經始於是月
朔二至念七而告成焉鼎惟治河之役自古爲艱矧荒
殘如興賦役憲件之難呼應者百倍他邑也自非念切
痼瘼饑溺由己安肯妨時日忘胼胝爲此利害不切身
之事乎且民亦勞止動生怨咨苟恩義未深入人心有
不川壅而潰者幾何矣以是益知公之愛民深而信於
民者素也予故謹誌之爲異日采風者告

興國縣志序

今上治定功成睿照千古廼命史臣博採直省郡邑志
彙登天府以備纂修之助誠監夏殷而定損益之宏規
也顧興邑疊罹兵燹舊志湮沒邑侯黃公多方購求僅
獲遺編數帙於塵封蠹嚙中而殘缺旣多魯魚不少且

志成於萬歷四十八年啟禎以還未之備也自我朝定鼎迄今岳瀆懷柔天人協順政治風物煥然維新隸在偏隅烏容略而不輯乎黃公擅機雲之才富班馬之學公餘之暇手不停披今者躬逢盛典遂以修輯爲已任乃猶虛谷爲懷命不敏暨友人劉子天貢共勸厥成鼎惟邑志之修義例謹嚴與史法等然其中有三難世遠歲湮耳目傳聞未確則考據之難也時異勢殊古今事變不齊則會通之難也徇人懼違公道執已亦屬偏見非秉義持正鮮云無弊則虛衷之尤難也茲幸遇賢侯王裁於上而又得二三良友同事編摩事屬可擬雖已載者不登善有可傳卽未揚者必錄芟繁就簡去僞存真庶幾協輿論孚鬼神考前賢而不謬俟後哲以無慚登諸史館或可少裨採覽乎而予更有進焉者夫志非徒誇浮靡矜駢麗而已將合國計民生利病而爲之臚載也夫國計民生孰大於賦役鹽課選舉防圉而興於數事有前代受其病今始蒙其利者有前代未受其利今獨受其病者考古王政取民不過什一惟興盡括其什以供公賦而不足蓋興賦在昔猶以租五六十石載糧一石自順治戊子城陷畝荒賦額大虧遂減至四十石載糧一石視他邑租或以百計或以數百計

始輸糧一石者苦樂何如也且也因賦起丁賦重則丁繁前者郡有大役予邑不得徼減焉苦可知已鹽引以丁口爲則丁少則引重銷鹽不給致上累官而下疲民苦又可知已選舉盛典入庠實其始基興於賦役則曰大縣人學則編爲小縣受其病而不使享其利苦更可知已惟是防圍一事前代狃於承平不思未雨綢繆迨後歲被寇民不聊生我

朝康熙八年蒙

上憲慮切封疆題建興國營又於十

八年新設崖石營兩營防衛數載寇息民安卽隣封七邑亦賴安堵今則奉裁崖石以興營兼轄之而兵少汛多鞭長不及尤宜厯當事之躊躇焉凡此或利或病一展卷而瞭如指掌幸毋空文視之而於數事瀝陳其興革則斯志其有光也

劉天貢

字賦九邑人歲貢生

興國縣志序

文章政事原自一致而求之邑宰中兩者兼優名賢固不易覲也學莫尚於經史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志何昉乎昉於孟堅之史也古王者命太史採風以周知天下謠俗志則山川風土古今沿革政治之得失生民之休戚人物之臧否悉於是犁然畢具由邑而郡而省會

而國都

睿覽旁燭宵旰靡遺不下堂陛而海甸可知也又何煩
輜軒之使乎志之所係不綦重歟今

聖天子端拱明堂九州共貫梯山航海來享來王爰

命儒臣輯會典以備一統之宏規而因博採天下郡邑

志焉邑侯黃公惻然於劫火之餘搜羅遺書斷簡殘篇

不惜多金倍償琴治之暇將所購舊本進父老而詢之

秉虛公以裁之刪繁就簡黜浮崇實非博學淵宏何由

擅班馬之長而媲董狐之美乎乃侯以舊志修於明萬

歷庚申時遠年湮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懼

其魚豕之誤更屬天貢以筆札之役自揣庸鄙再四遜

不敏而侯意彌篤義不可辭勉與同社王梅巖蔡晉繼

晷共相參考增入近事卷既就侯復從而討論之閱三

月而稿成校之同寅質之邑紳士然後命編次授梓卷

凡十二目志傳而侯之功蹟亦與俱傳試約述之興國

萬山叢谷生長於斯者屐齒馬跡有不及至侯於單騎

招撫履畝勸農驥足已遍巉巖故熟悉其險夷而區別

其形勢如指諸掌後之人覽輿地志而知其奠封圻者

周也目擊殘疆力爲修舉建文廟而端本源修縣治而

肅綱紀以至於城池無不築濬廟祠無不丹堊津梁無

不利涉後之人覽規制而知其殫經營者善也數十年
 兵革不休問田賦何以供催徵則以墾荒給種書問戶
 口何以獲生聚則以招徠撫字書後之人覽賦役志而
 知其恤民隱者摯也且覽紀事志而知其靖寇氛者裕
 方畧也憂水旱者挽天行也昔海忠介之蒞興也當嘉
 靖辛酉寇亂之後今侯來牧茲土適丁崖逆擾攘而多
 方撫綏先後一揆蓋心忠介之心本文學以為政事者
 哉而尤惓惓於士子勵以鍾令公之壯猷李君行之偉
 望景行先哲光耀史冊也貢所由感與愧集不能已於
 里言也管窺蠡測僭為續貂罪我者知不免矣

王思軾字眉長邑人
禮部左侍郎

興國縣重建儒學碑記

鄉學之設三代有異名而無異實自漢唐宋迄今悉崇
 其制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斯父子親君臣義夫
 別長幼序朋友信齊治平之效胥繫乎此故曰學校者
 王政之本也世有代謝而學無興替誠得主持風教者
 使興而勿替替而復興庶無負

朝廷廣厲之意而躋斯民於三代之風焉吾興儒學之
 建也宋始設於南門外後遷縣北復遷西隅後再徙北
 即為今址已數百年矣

國朝定鼎之初逆寇陷城學宮蕩爲邱墟然而瓦椽猶存也甲午黃侯之麟欲修之未果而罷嗣是蒞止者不日時詘難以舉羸則曰軍興未可動衆至甲寅數載之變遂使棟宇以供薪桂鐘簴銷爲兵戈而瓦椽無餘矣天歟人歟誰職其咎歟康熙丁巳恆山黃侯膺

簡命來宰茲邑當金戈鐵馬中首以造士爲惓惓憫矜佩之掃地也而禮貌崇覩鶉結之堪悲也而優復厚慮絃誦之多荒也而課藝勤坊表飭數十載披靡草萎之士氣已蒸蒸色起矣越歲庚申冬復毅然興建學之舉方斯時問梓材童山莫採焉問磚甃陶復未開焉問工

帥與僱役操郢斤者在鄰封荷畚築者供飛輓焉議者憂其不克侯曰難易時也振興人也予其敢以名教重地聽之氣運委之草莽乎遂捐貲爲經費絲毫不與民間凡木石工傭悉厚其值勿靳由是具物材赴力役者咸感其誠不憚越境而鱗集焉公虛懷讓善復協學正楊公審規易向培陷補偏事事斟酌盡善且昕夕詣工所簡閱監視雖寒暑弗辭蓋其才幹優敏治事每極精詳而於學政尤謹嚴若此以故攻成不日甚至辛酉孟冬遂告竣事自殿廡戟門暨啟聖名宦鄉賢諸祠莫不美侖美奐巋然稱一邑大觀矣猶謂三程文成爲興開理

學之宗者曩有別祠久廢因並建於啟聖兩旁諸生之學舍附之使仰止道範者進而升堂釋奠退而執經講貫涵泳乎詩書禮樂之文研究夫君臣父子之義造就尚有既哉軾惟興學重典稍修葺猶不可忘矧今者鼎建於荒煙蔓草之中舉事於兵賦繁劇之際不煩

國家金錢不費里民財力而能厝制周詳旦夕觀成非愷悌作人之思纏綿篤摯曷克至此耶且侯不第爲造士計也每月朔望率諸生講學畢卽宣讀

欽頒聖諭撰爲註解集通邑父老子弟園橋而觀聽焉書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侯蓋欲合君

子小人共偕大道於建學明倫之旨不更有推暨無窮者哉軾故謹記之以告入斯門者當仰體教思競自奮勉而更願後之爲師帥者踵事而增華焉侯名惟桂字木菴北直真定人順治辛卯進士協贊者學正楊公旭齡豐城人都闡余公祥滁州人監督者縣尉陳君振祖浙江人巡檢孫君士明江南人姜君允泰紹興人例得並書

澱水志林序

有負異於衆之才鬱積而一發神注而力營則隨所遇而被其聲光溢於鉅觀勢有固然者吾讀張侯捐持澱

水志林條其目曰志地志政志事與人與言其序紀傳
蓋又闡出己意與從來志乘家體例懸絕志也而神明
於史矣蓋侯嘗直史館而出宰者也抱負殊尤夙以千
古自命而又更之以遷謫鍊之以繁劇其才氣益將蘊
隆而增長則浸假而發於其所有事且所貴乎志者謂
其識記於不忘徵信而不誣也其體類乎史而其文則
需乎史氏之三長非必建置沿革多爲之類如世俗云
云爾也漢晉以來以志名者三輔黃圖雍錄洛陽伽藍
華陽郡國其所編載歷可考矣至若范致明之岳陽風
土江微之陳留風俗范大成之桂海虞衡分名統類無
紛侈尤彰明較著侯之志亦略似之蓋其負異於衆
之才學殖茂而識量遠當

聖朝清晏之日又不勝其文章報國之心蘊隆鬱積追
慕古昔堅其志於必往其肯隨俗波靡耶昌黎有言文
惟其是耳太史公作史記爲八書以紀天官河渠諸大
政班孟堅漢書則易之以志事固有不嫌於改爲者侯
亦見其是而已矣而特其樞史爲志一邑而有一代之
規若不欲苟同而故爲異者其跡雖創其制近古其爲
法要不可易嗟夫望新安黃海雲蒸霧湧奔騰萬狀不
得以滄溟爲憾也遊秦淮花塢紅桃千株漂瀛水波雲

霞映發香氣上下心曠神怡而顧以武陵仙境少之乎然則是志也以爲侯一家言可也以槩侯後日史可也而激水特受其名斯則山川風物之遇也已余家激者也喜其成并序以附不朽

楊

字孚若號念亭華
州人江西學使

興國縣學初建明倫堂記

學以明倫爲本所以納民於善而遠於邪非僅講章句課文字已也漢唯京師有太學郡縣無之宋廢廡間廟祀孔子如唐乃詔郡縣各立學而士不滿二百者不與焉是以有無學之縣自紫陽特揭明倫二字以額於堂之中而人咸曉然於建學之意明興以立文廟爲首務故通都大邑以逮山陬僻壤方百里之地莫不有學卽莫不有明倫堂夫明倫者當求致知力行之實爲無負命堂之意興國固小邑耳宋始建學於南門外其後遷徙不一紹興中再遷而建於北隅卽今址也明嘉靖壬子遷於治平觀十年而復天啟癸亥遷於大乘寺十有七年而復然唯先師廟落成順治戊子罹於兵燹康熙甲寅罹於寇廟貌僅有存者辛酉壬戌前令黃君惟桂乃建先師廟兩廡戟門暨啟聖祠規模略備獨明倫堂尚缺有待吳江張君尚瑗以翰苑出宰斯邑始至謁先

師廟見諸生無講肄之地慨然倡鼎建之議適歲荒未果迨期月政洽民和乃於廟右隙地荆榛瓦礫之場建明倫堂計工論費邑諸紳士皆蒸蒸樂輸君捐俸強半設冊以稽數選匠以任工工值視民間稍厚以鼓舞其用力召諸生之有行誼與吏之能者董其役朝夕親往督之堂東西各兩楹堂之後爲尊經閣前爲儀門各五楹始於康熙乙酉之九月成於丙戌之三月帥縣之耆老子弟共登斯堂每朔望親講

聖諭誦

訓飭士子文敦勵品行又以二程及朱子遺書性理大全上溯漢唐宋儒經學註疏村塾俗師茫然未曉者大聲而提命之定爲規制月必有課閱文定其甲乙君甲申履任值科試童子就縣試者不滿三百人今丙戌予奉

命督學檄至興國是秋之試於縣者四百人矣夫學以明倫爲本君之設教也講章句課文字民之應也如響是將由文學以進求夫致知力行之實乎嗚呼教亦多術矣君之才爲不可及也興國之爲縣七百餘年其學屢遷自崇禎庚辰建學北隅暨黃令再構以後其有明倫堂也實自今始夫興雖小邑昔程大中過化之地二

興國縣志 國朝文
程趨庭定省於茲得周元公不傳之秘爲道學淵源所
自始張君之爲令也以化民爲先以造士爲急急其所
先務而以道學昌明爲已任以追大中之遺蹟則茲堂
也其用意詎可量哉予叨膺

簡命視學江右惟恐有負

聖天子重學之意故於張君有厚望焉夫往者張君之
在翰苑學問文章爲一時領袖顧猶蓄其所有而未及
有爲其出而爲令也予與同官者多惜之今觀其所爲
若此是且以昔之所不及爲者將始於一邑而推之天
下而大行焉乃知向之惜之者所見之小而不足以知
也遂援筆而爲之記

魯

瑗字留耕新城人
國子監司業

明倫堂記

興國山邑又數被兵其學宮在城外北隅僅存殿廡凡
制所宜有者皆無有前之尹是邦者以其地之僻且荒
常蹙蹙若不能以終日今館丈張損持先生獨怡愉而
殫厥心吏治之暇卽與學校諸生講德論業輒慨然曰
明倫堂制之鉅者而此已鞠爲茂草蓋七十年矣於是
捐俸爲之數月工竣在大成殿右規模壯闊邑人爭往
觀焉莫不鼓舞有喜色予聞而歎曰有是哉先生爲治

可謂能探其本矣子輿氏云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恭逢

聖天子頒訓宣諭以興士勸民惓惓至意與放勳命契
之辭百代如一在司牧者體而行之奚所不勉或且以
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此何說也夫古人建學將惟是釋
奠釋菜俾有司率學官生徒無失禮於先師而已乎抑
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無所逃於天地不可
不明而厚風俗育人才皆在乎是爲國家培太平長治
之道於無窮耶然漢隋以後天下皆知尊事夫子而學
乃有時而廢然後有別爲夫子廟者又其後卽廟以爲
學及於設教明倫之意置若罔聞至宋李寬治吉州學
舍自廟祀外始有堂筵齋講藏書之設來學者三百餘
人歐陽永叔遂侈爲道德禮節孝慈代扶負荷之說以
期之庶幾明倫之效歟自是凡學必有明倫之堂而學
之制始備茲堂之建先生不惟備之而又親與諸生講
而着之吾聞興之爲縣嘗割吉土之半俗固宜同又其
地爲程氏父子過化已久特以日遠日流瘡痍之餘得
先生起而維挽所云一變至道者非乎異時永叔所期
不難再覩爲治之本孰大於是先生視民事如家事諸
所興作彰彰耳目予不概記而獨記此堂以其爲治能

探本也先生名尚瑗江南吳江人以翰林院出知興國縣

冀

霖字雨亭臨清人江西學使

興國縣義學記

義學始於有宋若衡陽侯氏建昌洪氏婺源王氏莆田林氏則咸有之而范文正公特建於姑蘇之天平山立齋廟祀孔子由是聞風興起四方學者歸焉近世通都大邑冠蓋絡繹守令好賢育士者起而爲之鄉士大夫樂善者贊勸之建育嬰立義學比比皆然然而循其名則是效其實則非至荒陬僻壤卽循而行之者蓋亦鮮矣且爲政以敷教爲先而教必有其地義學之建學士之齋舍咸備廩給無乏缺擇邑之才德者以爲師歲課月試無有作止長吏於政事之暇時加稽考誘掖獎勸以作其志氣士之學於是乎觀成焉苟師不得人令不殫厥心若父兄之於子弟望之切而責之深多方以俟其自化雖繩以功令具文而已與士何有哉吳江張君損持以儒臣出宰興國於茲七年予視學西江稔張君之政績以作人爲先而予所得興國士出義學者爲多夫文翁興教化於蜀人材輩出程大中假倅南安識獄掾周茂叔舉爲二子師興國固大中過化之地章貢之

濂溪書院所自來也而文正山齋之立即於君之鄉君必習聞其旨地豈不以人傳哉先是君既興厥明倫堂學使楊公念亭記其事今諸生復以義學記來請於予且謂君之於吾興國廢無不修學宮義學固其大焉予嘉君之爲政克敦其本遂爲之記以告夫後之嗣張君而爲治者

王原

字令詒青浦人工科給事中過嶺集

義學記

吾友損持張先生由翰林出宰興國予時方被

召命入覲損持過予言別諮以爲政之要予舉治茂治之事倍之損持聞言忻然若有合也顧朝紳相聚輒言損持以詞臣遷外必有夷然不屑者毋乃以怨尤不平之心行鹵莽滅裂之政愛之者憂形於色忌之者喜翔於言予竊笑之士人讀書慕古亦思行其所學耳縣令爲

天子撫綏教育一邑之秀頑生民之命風化之原所由寄也損持學古有獲殆將藉是以有所表見豈如若者之言乎旣別去凡七年所予被放家居損持以書來道其治興之政教救荒築城立社建門急病捍患興舉廢墜異時吾兩人對床抵掌之語一一見諸行事惜予身

離朝右不能舉是以塞羣公之口竊計損持同館諸君子紆佩垂紳雍容風議恐徒託之空言其於民俗利病雖蒿目疚心不能代庖人割也今之爲縣令者簿書筐箠之爲務教養之政廢而不舉卽有之亦虛文塗飾耳目之爲非有實心以圖其效也損持之爲政先拯其饑次安其居而後勸於學於是就縣廨之左文昌神祠增建學舍設爲義塾以來學者立之課程親加督訓如是者有年士風蒸蒸胥向於學矣損持書又云義塾之設未有記願書之以勗塾士予惟古先哲王立學施教之本旨非以爲功名之路譽聞之招也蓋必本之以忠信先之以孝弟仁義芽措施具宜而後可以當士之曰顧其道寓於經而其事備於史非誦習講貫不能知而至之也由於斯義而爲言言之必有物也而爲行行之必有恆也修於家則爲端士用於國則爲良臣舍是而言學則非學舍是而言文則非文此心術之所由以正而風俗之所由以成也上之人率是爲教下之人率是爲學將見一邑化之一路則之西江朱陸兩夫子講學之地也景先喆而作後生豈異人任損持其然吾言乎哉持是以爲塾士勗其亦可矣

興國啟建寅賓館記

興國縣寅賓館在儀門之內折而東直堂之巽隅舊為廢廩馬廄棄地損持先生撤廩移廩除治蕪穢更成爽塏築宇一區以為肅客之所既落成書來屬為之記予惟今之為吏者患在封已自是不能公聽並觀集思廣益損持之為是其有鑒於此乎然在此位者果能恢張令長之德意為地方策利便計興除俾惠溥於當時澤流於後世可不敬聽歟不然考德問業質疑而辯惑固亦令長之所樂聞而虛受也其或隱私匿情謬悠之詞無稽之論雜然狎陳無足裁擇揆諸納忠之誼延接之誠不幾兩失矣乎損持其揭我言於楣間庶其來至者共觀省焉設有端碩之儒三益之友若鄉先進呂仲善羅斗明者其人儼然造庭惠然來告斯則浚邑之彼姝白駒之嘉客無異澹臺氏之足以成言子絃歌之治者也損持幸有以告我當為君大書特書焉豈區區舉廢墜繕工詐足為損持稱美也哉

魏世倣 字昭士寧都人耕廡集

興國張公救荒記

張公以庶常出宰興國在甲申三月先年歲大旱秋無所獲公履任未三旬民情皇皇求糴而常平倉存七糶三之部例未下同官者咸謂宜守成憲四月既望穀踊

貴公喟然曰矯詔發廩古有其人遂通曉鄉城分七日次第按戶發糶依額糶三千六百石藩檄下復嚴飭存七之例後三日求穀者益衆有道殍者公集衆詢之乃曰前得穀之人猶能輸價今之啼饑者不能名一錢雖減價無從得食公曰然則貸諸遂按冊得戶一萬二千有奇戶貸三斗丁口多寡則或贏縮之凡五日所貸如所糶之數數日公復遣人覘視還報曰貸穀者或任耕或有名於冊者今之死於道路者不耕而失業傭於人而人以無食驅之鄰邑聞與有稱貸之政襁負而來或轉徙流離無從得食公遂建施粥之議人或難之公曰常平額穀萬二千石交代所受止八千有奇倘守存七之例則糶者貸者何所自出今僅存千有餘石卽堅守不與能免譴咎乎乃集紳士議之皆稱善且出貲助賑遂設局治平觀自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十日執事者五更煮粥粥具扣鐘東廡入而西廡出婦嫗給於別殿日一週人率米五合食畢亦扣鐘起於辰而畢於午三四日後自七八石十二三石至二十石起於辰而畢於申乃道死者頻告公卽親驗者某某設櫬殮之衣錦司率貧民入有穀之家按戶分贍公曰若輩不持錢而索穀挾饑餒爲市不逞之徒也拘撻枷示遂帖然鄰邑以

強取穀讎殺不休訐訟於上官連年不得耕作發倉穀
 省高其值民洶洶甚或毆辱官長劫奪平民而興則安
 堵如故寧都魏世倣聞而歎曰公不惜己之功名而以
 一身任艱鉅焦勞十旬法不為撓卒以全活數十萬人
 視汲長孺得君賑廩者其難易為何如耶饑饉方甦
 雨百日山溪漲溢水聲若雷霆城幾崩陷公灑淚刑牲
 以禱之危而復安嗟夫公以名進士歷清華之選一旦
 出為縣令非公意然而盤根錯節利器尤彰柳州所謂
 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耶予獨悲夫崇禎甲申之變李
 闖之徒乘饑民以肆其凶毒使天下之人肝腦塗地天
 子身殉社稷當時臣工無或有講救荒之術者是以至
 於此極也公之政輕重緩急先後有序將使志生民者
 推而行之公諱尚瑗號損持蘇州吳江人易堂魏世倣
 記

張尚瑗 字宏遠號損持吳江人興國知縣覆笥集

興國縣重建社稷山川風雨壇記

古者天子王社諸侯侯社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侯為
 百姓立社曰國社王侯之社無預農事不置稷大社國
 社則農之所報在焉故皆有稷周禮小司徒凡建邦國
 立其社稷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歷朝相因宋制

太社太稷爲大祀州縣皆春秋二祭州縣之有社稷由
此可考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風師雨師以蕤沈祭
山林川澤爾雅祭風曰磔祭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沉王
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春秋傳所謂魯有三
望泰山河海楚之望江漢淮漳記所謂齊人日事於配
林晉人有事於滹沱者是也唐天寶中詔謂以生震蟄
雷爲其始每祀雨師風伯以雷師同壇然天子之
自爲祭而州縣山川風雨之祭未足深考明初始建國
卽以大社太稷同壇同壇又命禮官考古以太歲風雲
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及天下山川城隍神祇合爲
一壇春秋祀之於是定著天下各府州近郊南爲神祇

壇祀雲雨風雷境內山川之神城隍之神西社稷壇祀
司社司稷之神又北爲厲壇祭無祀鬼神至世宗時續
定儀注每歲祭期必於仲春上戊
本朝因之載在會典凡有民社守土之責者必以是禮
爲兢兢某待罪興邑虔恭祀事屆期齋肅吏士趨蹌盥
獻滌濯之儀一循舊制而墀址湮沒堦甃荒蕪垣斷
碑無一存者尋核邑乘所稱洪武中馮欽始構成化中
章廷珪嘉靖中林恕次第增修閱今百有年所其曰房
舍廢而石門圍牆存乃萬歷末年蔡君恆卿所見如此

黃君木齋漫襲其語其實荒煙蔓草自鼎革兵燹凋殘至今非一日之故矣程子傳易王假有廟以爲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蓋必有所托焉以憑之故宮室旣修牆屋旣設百物旣備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犧牲不成衣服不備卽不敢以祭夫祭宗廟則祭祭外神則祭其誠一也社稷之祭所以報本返始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材用日月星辰民所瞻仰朝廷旣以著爲令甲垂之祀典而聽其壇壝之弗埽除道蕝而不治以野祭貽譏謂非守土之責不可於是掘土於坵伐石於瀧以甃以城以版以墉周垣綽楔蜿蟺籠提維邑之宜木有柏有松有梓有楓樹之伊始鬱乎葱葱僦工有期毋妨吾農工厚其酬踴躍來同始於天根初見成於營室之中其制維何方廣二丈五尺而二尺以崇壝四出陞瘞坎有封祗壇南嚮鬃髯六宗大社西成闢墉自東撤饌有亭更衣脩容紀事之成豐碑穹窿踵舊址而更新儼肅虔恭此二壇之大槩也矧邑自癸未虐於旱魃農不耕收餓莩載道甲申之夏霖霖毀城漂流湮阨自酉徂戌或澇或熯釋耒之嗟告糴之呼嗷嗷滿目長吏之並走羣望焦勞於方社祈年者迄無樂歲矣夫山川之神水旱厲疫之災則祭之

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則崇之今之爲此役也匪惟典常之是率意者神其鑒而鳩吾民乎爰記日月計所糜緡錢若干並勒於碑陰

興國縣修城記

激濺二水流至興國北隅而合始建縣者因其潛以爲垣東垣自北而南其下行者不得駢肩西垣則小春澗之水若抱若折繞南闔出雙橋以合於激江故興之爲縣三面瞰水也城北岡巒坡陀南趨而勢庫南北垣相去纔里許高下已數仞小春之壕狹不容舸夏秋嘗涸爲陸春潦至則溢涌突溢濼濼而齧城激江受濺水之合固渙然江也瀦於龍王潭以平川爲名其實嶮仄激疾不能紆徐容納春夏之交水潦驟發渚涯兩涘不辨阡陌孤城之不勝其衝暴有由來矣自前令黃君惟桂丁巳力起修之後二十六年無間版築者予甲申履任之春四望鮮有完堞霑霖四閱月汀贛兩郡邑載胥及溺壞田廬隳城郭水入興國南門高七尺城之東南崩者四十丈再南而崩者二十餘丈西南十七丈城居如坐魚笱羊牢日以攘竊流移爲懼救荒政舉秋穫有成乃召工計之工以難告訊其故曰始築者基未固也陸城之法擬於築牆水城之法擬於築堤顧堤法亦有二

江河之堤其下土也故用埽用椿以禦其衝潰谿澗之堤其下石也石與石相承不拔之基矣今始爲城者未諳其法欲樹不拔之功非窮其底不可予曰諾吾志也乃發民夫劬土深數尺而山根露鑿坎以承石登登而築之土下築基之石較土面培垣之石費加三分之二其四十丈當水之衝突所糜工費較他處獨當五分之三所役之夫起於煙竈程以日計石取於瀧下水數以船計甃與石灰則召陶人而爲甃凡砂石甃灰之值工匠之工皆視齊民惟工傭半給之起十月朔至十二月下浣八十餘日爲費四百緡耆老里民勸輸居三之一官獨捐其二而城以完丙戌之夏雨甚城復毀毀於甲申之未繕者數處而新繕之處亦有二焉予慚而詰諸工工曰非石工之罪操塲者之責也城之厚裁及丈甃石甃其外而土實其中驗城之址凡石築者無毀而上之近女牆者多毀由圻塲之偷竄未能合中邈而一之也於是春谿漲盛召瀧下伐石者出穀以收其亂石絡繹百餘艘委積於城下秋潦涸而復起工石之用抵陶人之甃數十金以連歲興作不復募之民間或好義者乃樂助不以登數所捐橐百餘金夫役視昔鳩工同日而以十二月初旬終事西園之壕水從小春礪來者過

觀音巖經利濟橋疾注城下尋丈之地嘗衝衝箭激乙酉水發岸盡潰城幸未動予作水障三以殺水始爲木橛竹籬効柳埽之製歲一更之斬以全岸今亦易以石不虞衝盪矣嗟乎坏城郭完堤防備水潦皆先王之政守土者所宜有事而修俾繕隍昔賢每以此彰治績焉以叢爾小邑區區拮据於尋丈之間又一勞之未艾而至於再舉尤無足稱道惟匠石所陳之言或足爲山陬水郭備營繕之一法而節畜民財諮詢一得因地隨時以自竭其心力則庶幾黽勉無敢告勞焉至於土疏而易潰谿灘迅駛決蓄不常南楚瘴濕淫澇爲害是在任事者思艱圖安以求無負乎保障而必謂此城之屹如金堤冀他年得免於胼胝又非予之所敢知也

興國縣增修譙樓記

柳子厚有言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興國譙樓初創不可考萬歷壬寅圯而復完以石甃其基不使易隳則前令國明何君應彪之功鉅焉康熙癸亥貞定黃君惟桂修之甫卽功而遷秩以去繼治者弗事事常平倉隳弗克修廩穀無所貯舉而委積其中霉蒸蠹蝕不浹歲而樓復圯今二十餘年矣予始至署見其頽唐欲東仆隸以木楮之榱桷甃甃零

斷朽壞不足蔽風日登之盡然生佛鬱之懷知更者夜無所憇急欲謀葺治適歲荒民殫洪水齧城皇皇於振廩繕隍終歲旰食無所暇次年民氣稍蘇則又先其急者迨明倫堂社稷山川壇壝次第畢舉歲丙戌秋暮乃議及於官吏廨署而譙樓爲最先先是謀於邑之堪輿會贊賡贊賡曰昔者黃侯之有事斯樓也吾從父某實爲之相宅面勢焉縣之堂寢皆五楹而譙樓獨三楹弗稱黃侯曰力絀矣苟完而止猶愈於已今吾欲終從父之志以大芘於邑人侯其不憚勞乎余曰謹奉教始譙樓爲石基甃東西各一楹虛其中爲應門架板於中衢其爲二楹余爲之左更達於左右更達於右架板各一楹而五楹以成樓之製爲改觀焉爲飛甍者八加以螭吻四舊製所未有也前爲疏櫺十四後爲闔扉六及周遭門楹意舊製所宜有而圯壞無復存者一更新之如始翊焉旣成而登之則千家之煙火熙來攘往可俯而窺龍王潭之奔流詰屈朱華之山色翕施壩南下壇之草樹蒼鬱葱蒨皆攝於檐廡之內而知更戒守無或失其昏昕者昔張忠定以萍鄉令張希顏更鼓分明驛傳完葺聞而知其爲賢而王黃州之竹樓歐陽滁州之豐樂亭俱以登眺遊觀吏民同樂爲得爲政之體若予也

奉職惟恐不及豈敢引前賢以自暇逸庶幾於廢者復之勿爲循習以隳從前之成績斯已耳是役也耆老諸生以建明倫堂費夥謝匱汔休所需工值皆予捐俸薪爲之共糜緡錢若干計費如左時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朔日

重建文谿文興橋記

興小邑無傑構偉觀自官僚解舍民庶棟宇二氏之刹院皆庳隘苟完一二危巖仄嶂清谿絕壑奔騰勃率於曠莽幽森之境求所謂冠山高閣跨浪雄梁亭榭畧約之勝洞駭耳目者閔然無有文溪去城北十里而遠濺水所經也濺水以崇賢覆筍山爲源其旁派有旱禾田之水經藍陂合鰲源諸水至殷富墟而浩然成江灌輸文溪其渡口舊有橋圯於明萬歷中相率爲舩以濟前令何君施木爲橋不數年而隳余上事二三年中屢以公事趨走會城道經於此里人方謀以石橋之畚築鳩工經營憊澹余蒿目而心疚焉時方修舉廢墜日不暇給徒抱溱洧輿梁之愧迨丙戌過此則橋址已成以竹木雜施其面可以舍舟徒行迄今戊子春而妙明寺僧佛興以橋成告爲之適然而喜乃於巡春勸農往而觀焉渡之廣不下二十仞橋長加三分之一其廣亦三仞

有奇醜水爲五道爲址者六興故有瀧下產石色純赭以甃三十仞之橋其高亦三四仞蜿蜿如絳虬偃於波面橋之西爲妙明寺依土圍爲之雖未能壯麗就興邑僧寮中此其魁傑者由殷富墟至文溪江流直下六七里間演迤渾灑奔注放恣春潦方降溪流全集澎湃爲殷雷聲兩崖松樟高木綿亘遠近與列岫互爲蒼翠登橋四望披襟曠然偉哉觀乎迴憶丙戌之春余歸途薄暮方抵於此頽輪迫於崦嵫行人從東岸西瞻淺明淺廣旣登橋赤日如槃水光雲陣若金蛇火峰奔迸激射幾與鹽官龍山吳門石湖奇景相髣髴橋成而有品題之士流連相賞於此者或足爲偏隅庫隘之風一洒之乎佛興爲言橋始事計費千緡里人劉鼎玉以身任之工未畢而沒族子劉家炎明經實繼其志爲募冊求助里人且遍號邑中及土流諸村之假道是橋者而司奔走職斂散庀材監工終始厥事則佛興暨其徒慧智也予曰川梁王政之所有事而司土之責也余待罪茲土未及爲而僧與里之人倡之抑余於邑中舉廢諸事力所未逮不能無求助於邑之人而或應或不應乃一僧之所倡遠近響應功舉事集因一僧以志余之媿因文興橋樂施襄事之人以爲一邑將來好義者勸皆可記

也

靈山記

予所見山之怪奇以嶺南韶石爲最說者稱其蠢若危
柱排若堵牆圓若廩囷半削如甌瓜首尾翹翹似舟航
方甌如布帆廉起如檐宇非山石之所宜有者而有之
故足奇也然其體擁腫而理犷疏腫則無秀骨犷則無
迥神若律之以衡巫黃廬包山天目之勝不能不分席
焉蓋造物之別開生面也庾嶺之南脈以韶爲首南贛
北承其支絡興國爲邑界乎迴巒複礮之中小者巋而
大者扈一無透迥之致動人神骨其體質之擁腫犷疏

亦相承有自來矣邑之人士皆艷稱靈山余以暇日往
觀焉曰鐘峯者形如覆鐘峯尖亦與追紐最肖曰鼓峯
者不能甚肖鼓與鐘峯並列而圓徑廣倍之故並以名
也曰香爐峯者亦不甚肖爐面寺門正峙坐方丈對之
若列几案爲佛供由是得名也稍迤而右驥首昂藏矯
顧怒步而紆其喙於香爐峯之下者曰象鼻峯遠而孤
銳刺天者爲石筍峯谿迴路別瀑布傾注巨石承之顏
唐如龍胡下垂者曰龍王石白餘烏企虎厲雲垂海竝
或爲劔弩森張窓櫺啟閉詭譎譎狀莫可名似舉非山
石之所宜有者而有之亦足奇矣寺所枕而負者爲觀

音巖廣袤峻拔固數倍於林立之諸峯層城複堞縹緲迴翔動盪心目絕地數十仞巖穴空洞可容數十斛有石像趺坐其中俗所謂飛來佛也寺居巖腹最窈深處灌木叢鬱於後楹絕壁入雲俯臨於右廡盛夏常無暑氣奧如也竊念予之來此以滯才而居羸官旣日習於擁腫狗疏之中而猶欲曼詞以自解於一邱一壑搜剔其奇以別開生面亦不宜有而有之者矣柳子謂曠與奧各有所宜居今日而欲趯然遐舉居高明遠眺望分不可致惟是收斂其神馴服其骨以相求於皆城安靜之境則禪房曲逕所得爲不少焉是爲記

仙女潭記

潭去興國城北二十里而近靈山之支脈也其去靈山五里而遠劉生宗衡盛誇潭之勝以所作記示予曰遊乎適楊子古度自毘陵來乃約侶偕行出郭三里渡濊江則前者遊靈山所經也東六七里過岸坑逕漸犖确巨石迎人作踊躍狀曰老蛤石嶺南人呼蝦蟇爲蛤韓公所謂同實異名者也石壁削成迤北而屏列者數十步曰屏風石孤矗如拳者曰棒槌石最高而驤首於天半其趺如蹲踞者曰獅子石時朝陽赫曦筍輿迎日行攀小繖自障猶汗流有邱隅面西背日茂樹蓊鬱小休

以俟遊侶之畢至乃北趨巨石數斛形如桃磊然橫陳
途沮洳不可行導者曰誤稍引而南入門限石則升高
矣輿不可登乃步步不可則捫壁攀蘿蹠蹠以佐之迴
目而顧向者之羣峯皆俎豆列矣北轉而雙厓崕崕水
淙淙鳴於澗底卽仙女潭所注也東厓稍卑有草樹日
輪停其上激烈燄於西厓西厓之高數十仞石壁坎窞
如剖數鍾之大甕者以百十計甕累而碁置俗所謂百
間房者也予笑曰不類爾雅重巖曰隙庶其近之乎距
潭數十步不可行厓上覆而下仄偃僂以人礙於肩頂
足稍展卽墮礪乃裸衣冠匍匐腹與膝代足爲蛇行至
於潭之濬潭周廣數丈形如穹廬巔極望無際髣髴通
青冥水懸注疾下有石承之則屈注作瀑布三疊而後
至潭水黝黑色清澈無底闇不見明故也相傳神物居
焉禱雨輒應按水之懸出者爲沃泉亦曰下泉曹風列
彼下泉孔氏以爲時無賢伯致小國困敝興蕞爾邑也
山瘠多磽歲常苦旱幸今茲六月得雨三農免於輟耒
毋亦茲潭之靈鑒下吏之焦勞乎然涓涓者流不過漣
池之浸彼稻田安能爲泰山巖巖觸石膚寸而雨徧天
下如郇伯之陰雨芑苗俾百世而下猶歌思其德也乎
旣酌泉飲之振衣濯足循故道以出僧次燈獲紫芝二

聖於樟木之下採以授予同遊者稱賀復行五六里飯
於靈山寺晡更踰山頂過長信村道水路歸焉同遊者
武進楊梅古度南昌劉紹權宗衡豐城熊履廷來周金
谿池漾錦漢園宜陽李翊道茗柯各得詩若干首集爲
一卷

東龕記

東龕相傳爲唐越國公鍾紹京讀書處屬上社村離城
東北十五里拔地夾立岫穴空洞其腹若刻之其趾若
斲之山巔翔舞籠罩於上碎瀑歎注行者皆霑衣中間
地寬衍漸澶漫作涯澳宛轉數曲兩巖翕然而合中罅

僅容六七十人水深成澗涉者初沒膝漸過腰或至滅頂
乃鑿巖而竅之橫木爲杠承之以板而行其上如履棧
道如登懸度兩巖高數十仞仰睇青冥容一線光石壁
苔蘚蒙茸碎瀑涓涓不絕霑衣及膚毛髮森寒出入相
遇者必側身避讓不可並行如是者半里餘劃然中開
而爲堂密所謂龕也龕離地二十丈路巉絕不易登巖
穴空洞可容數十人

國初戊子兵燹村人多竄匿其中猿飲鶉居以苟全數
日之命又折而東兩巖復合與前徑不異度其盡處不
知幾里以無可登涉無有穴巖通棧者遂棄之榛莽之

墟狻猊蛇虺之窟宅矣龕固奇嶮幽森好事者不可不一至其處亦一覽而足至於滌硯攤書撫琴流觴勢所不能舊傳所謂石案石硯與十景之題皆未必信然惟兩巖外壤地夷曠昔有東龕寺刹宇頗盛今煨燼盪然矣計越公於桑梓山水之地或屢至而遊焉未可知讀書臺之說顧第弗深考然古來山川名蹟必藉其地之人以爲重而賢士大夫所產之里所歷之墟亦必能使其地因之不朽若昭明讀書臺之於京口李白讀書於匡山孫明復石介著書於泰山徂徠此實有其事而名隨之者也詔石之曲江讀書處此因其地之人而名託之者也興邑之偉人必首稱越國公則東龕之有令公讀書臺也不亦宜乎嗟乎人顧所自立哉

萬礫龍泓記

山以得水而勝燕子采石諸磯石鐘西塞桐君山皆倚水者也金盞大小孤山在水中瀑布則水在山中瀑布之名者諸暨五泄天台石梁匡廬谷簾之九疊羅浮之大小水簾予皆未到開先漱玉亦僅得之遙望所曾遊者栖賢三峽鯉湖九礫耳吾鄉葉已畦論山有仙才鬼才之目興邑山頑頽無足品題予採其一二可觀者亦鬼才之種部耳獨萬礫龍泓者可屬籍仙才者也北去

白石村二十五里西距方泰東南距佛嶺皆二十里重岡複嶺近數里內無耕藝者樵採間一至焉舊志稱積水成湖風雲變態遙聞城市喧闐聲予必欲一躬造核其實無解事導引登涉紆誤疲於覓路至則深箐怪莽邈無人蹊西隅稍有犂确可通畛者乃伐木鑿嶮以通之衣短後蟬蛩緣而下行一里餘以達於泓東西縱可一里許南北廣四分之一聲鏗銅如雷水皆震盪作傾簸狀顧猶未得覩瀑也泓之西深窞不可測東有巨石橫絕溪面人乃乘之以渡深者及肩淺猶及腰予爲從者負而渡於南厓北面對瀑瀑之廣十餘丈仰望厓巔數十丈而氣勢砰磕若從天而下其上稍東折復自東稍折而西以入泓承瀑之壁復多竅穴注者汚者磅礴飛歎不風而翔成雨而驟立南厓觀者濺沫跳珠霑洒襟袂頃刻皆成淋漓疾雷奔掣白日晦冥凜乎其不可留也厓石皆蒼潤挂壁松檜爲虬龍形水花多萱蘭山丹鳳仙之屬楚楚娛目按磔之爲字爾雅說文未之詳始見陸子象山集中江右方言也閩中多呼潦乃山水相際之義泓尤磔所叢萃故名萬磔舊志闕聲者瀑聲也風雲變態者瀑態也樵夫野人不知爲瀑而驚顧傳譌操筆之人又未嘗親履其地宜乎鹵莽而失實矣瀑

無在山巔者其上不百十倍於此則無以蘊積而成奔
潰之奇觀宋景濂記五泄謂第四級不可至以絢圍腰
繫巨棧俯瞰焉九漈至將軍碁枰諸谿皆人踪斷絕蓋
峯圍磴合故藏此水簾霧幙於其中而巖壑之幽邃益
省而益妙以龍泓擬諸巨蹟隘小則有之然使雲將見
之必搏髀而雀躍以爲仙仙乎者矣予擬堯道使可通
行并鐫龍泓字於壁以與後至之賞奇者共焉

遊秦娥山記

興國秦娥山以祠而名爲邑人及贛泰和萬安里俗翁
姬禳禱奔走之地香燈膜拜嘗踵於路秦娥之蹟誕漫
承訛舊志稱唐時自楚來虔得道能行雲雨近者王封
公激泉先生則以爲孝女其說於世教爲有裨亦無明
徵

國初祠燬於寇康熙己巳僧函灤始募構三年乃成歲
乙酉僧崑智復營前棟皆鍊瓦石垣山勢聳而巋拔地
十五里風雨砰擊澆脆者易於摧泐故庀材爲艱每春
雷動蟄三五年中必一發其處破楹及莖輒復更葺以
爲常祠東西各一泉凡山祠必因泉絕汲不可栖也戊
子八月下浣予以公暇遊焉道龍坪過鰲源計程六十
里鰲源在山坑中地勢已高復十餘里造白雲峯之巔

乃得祠踞邑之西鄙祠面東拱向與邑曠望百餘里諸
山林立殆千百數無不出其下入祠觀雷擊柱若列其
中乃丁亥春新震者僧曰公之來幸早少頃大雨至矣
顧左右遠山皆滃雲雨脚下垂絳虹蜿蜒起於山前俯
視猶在四五里下貫諸山之巔諸山參錯而虹直諸山
高下而虹平諸山斷續而虹若麗若懸橫亘白如旣漸
遠山不可見虹乃入於雲際良久雲合迷離虹滅雨至
相與入祠避雨夜分雨息涼月窺檐夜氣淒然甚寒黎
明僧啟戶請觀雲則白雲如團絮如堆雪瀾漫布濩於
山之腰祠處漻然而清沈然而皎下視雲所積去祠亦
三四里諸山爲雲所汨爭露其尖千百培塿若溪灘亂
石涌現出沒於水面山尖皆黝黑色以雲白相形故也
逡巡紅日升於暘谷山色紺頰相激映雲乃霏奕奕
蕭索颺颺漸滅漸微以迄於盡憶予入閩行江郎山中
夏雨新霽白雲晨蒸林巒上幕下豁若橫截者冬暮登
泰山抵磨崖碑下日次禺中忽風起雲涌比肩離立不
能相顧疾趨而下十里乃撤二者皆雲上而山下其景
相符茲則山上而雲下矣豈十五里之白雲峯出泰嶽
上乎聞之黃廬二山有雲海意者其類是乎僧言此山
中凡深秋之雲皆如是夏雲甚澹冬雲則汗漫無際祠

亦囂於雲中予乙亥池陽渡江作飲虹記以虹宛轉依山不能麗天若今所見虹乃麗於山之庳者山高則虹亦不越豈其然乎興國在萬山中山龐雜不可名秦娥山之名里俗以禳禱而趨之其說不足徵亦不足辯求其嘉樹珍石足以賦咏而盤桓者亦一無所有獨其能蓄雲又能召雷而予之來登也適與虹值聊述而傳之不可謂非山之藉是以名云

瀧石記

瀧有二曰瀧上瀧下相去三十里由瀧上而上水道二十里可達衣錦鄉之營前墟灘石盤互名曰石障連鹽米者置舟於石障之上下肩負輪委明初太監謝世安鑿障通舟近復岨塞所傳瀧石謠是也瀧下在長信村陸行他道入衣錦諸村者不啻百餘里願行留信宿習以爲便水道逕捷而棄爲荒途居民亦頗稀少歲辛卯二月予以事白衣錦歸至鍾洲去石障不數里遂將觀焉里人言路不可行乃宿於干田詰旦行三十里入東村東村在石障下數里旣渡水迴道循北厓東行復向瀧上其南厓屏障刺天樵採路絕虎金鳥厲離合不常所踐之北厓怪石瑰麗忽竦忽仆峭絕不容側足時捫蘿攀葛以佐之有盤石橫踞溪面可坐而釣予名之曰

釣臺釣鈎灘直其下奔迸瀉瀉時大雨浹月江漲溢涌
溪聲山色互相映發又一里至石障障已湮洪水中露
石尖於水面其傍沙坡寬曠有神祠舊址卽肩負拖舟
處也石壁百尋翹展以瞰溪溪下浮洲如握土人云洲
嘗隨水盈縮水或涸洲則是年大稔無禾矣時已呼小
舸伺障下遂乘之而下湍駛箭激目不及瞬兩厓之間
蒼藤古木鳥嘯猿啼五六里之外山開而天曠逾東村
達長信至於啞灘卽瀧下也兩厓復竦峙迴合相去不
數丈濬波頽疊虛舟簸盪將一里間篙師非熟諳者不
敢行予於此凡三涉矣蓋興邑之灘以十數而兩瀧爲
之最瀧上石岨而路塞瀧下水壯而舟難以其淪於荒
仄谿山之美從未遇品題者嶺嶠方言急流謂之瀧鄰
善長云厓壁峻岨謂之瀧中懸湍迴注名之瀧水昌黎
詩船石相舂撞也嚴陵七里瀨亦曰七里瀧今兩瀧之
蒼潤深蔚稍髣髴嚴陵一二故題其石曰釣臺以志希
蹤之意嗟乎滄洲吏情拂衣有待雲谿之負我釣竿多
矣惟是徘徊於逝湍奔峭之間感會夫遷斥要妙之理
俯仰身世能無憮然於茲瀧乎

興國縣蔡志序

余始至興國當值吏例奉志書以迎則黃君木菴癸亥

所修之書也問邑有舊乘可與參同異乎則漫應曰有第不能舉其名屢詢之士人者老所對皆然既乃考黃君之修志昔共事者爲劉明經天貢天貢沒子明經元燦嘗周旋偃室則力請之乃以其書進蓋明萬歷壬戌晉江蔡君恆卿所手訂者志之類十有三闕規制微文二類而賦役一類又闕戶口田賦二條哀爲卷者七闕二卷有奇頓首邱侍講士毅有序闕其首頁簡編斷爛字畫糊糊元燦曰蔡君所鐫板燬於戊子兵燹故家藏幸遺編亦少有存者黃君編纂之日是書之存者僅二新志成而黃君攜其一以去茲爲副本先君所屬留不虞其殘闕若此也予爲之尋繹比勘自蔡君成書之日逮黃君之身甲子一周續編所入可稱述者十無一二前此之章程典故勛蹟文采皆仍襲是書多有採其說而沒其名者亦有是書之所詳而新志反脫略濛混者則此斷爛模糊其有功於興國不尠矣謝方伯鳳渚先生作贛郡志獨駁興志爲誤載異鄉人物官階不衷於典例靈蹟間出於臆撰余意蔡君爲人大約文采博瞻夸多務得增飾一二以爲觀美其紕繆誠所不免然汰砂礫而存韞玉先哲之舊聞恃以徵焉聽遠而得聞其疾猶愈於無聞也風靡日下偷竄爲常後起遂欲掩取

前人之論者不恥爲郭象之襲向秀抑知東漢書改作於蔚宗新唐書續成於歐宋而荀悅之紀劉昫吳兢之舊書仍自兩行何必偏廢乎志稱成化中章廷圭宏治中曾選嘉靖中盧寧次第有志今皆無考乃命書掾繕錄成帙以原刻本歸之明經仍令世守於家而錄本貯縣庫後之來者當毋有視爲藏壑之舟負之而趨也已

志林自序

太史公傳儒林裴啟譔語林皆以叢聚森列爲義焦贛易林則不敢當易而竊附其後若曰於其倫云耳志之名昉於班氏遷曰書固曰志地理亦志之一也自後十道九域元和郡國皆曰志遂爲輿地家不祧之名今之省府縣莫不有志至於一邱一水寺觀園林好事者皆爲之志然志之道難言矣鄧林之材松栢桐梓楂梨橘柚奇卉美箭青鮮環周最鉅者絜之百圍十仞而後有枝拱把而上七圍八圍踞高阜而蔭平野招清風而來時禽遊其下者晨往而夕忘歸此林之適也若乃叢灌苻婁枹道魁瑰自斃者神立死者榴薇者翳相摩者櫬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而曰此林也神叢之而人依之舍是其安放夫志也者志其地也志其地之人與事也其地其人與事可志而志之則志良無可志而志之

或有可志而不志之則志荒戴記論銘有善而弗知知而弗傳爲不明不仁無美而稱之爲誣今欲務爲仁與明而無或爲誣於以治其荒而殖其良爲之鋤斫荆棘燔燒蒼蔚旣焚旣醜奇勢乃出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伐木開徑見者駭之然以視夫袁廣漢之構石爲山激水爲波博求奇樹異草而植之者天作地產與夫人力之所致則有間矣天下之美出於尋常耳目之外者究莫非其中所固有揆索而得之怖之者則以爲創獲此有善而弗知可志而不志世之好事者之爲志陳

沿成例爾子子踽踽何爲者則吾固自爲吾之林而已焦氏之林不敢當易吾之林不敢當志志林成而有班馬爲工師其庶幾取材焉可也時康熙辛卯中秋日

興國縣特祠議

特祠之說以義起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興國之祠明道伊川所謂國故也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虞有伯夷后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三代以後地之所產不能有其人而車轍杖屨至焉者亦得援其禮以爲此邦所欽式江都之董子潮之韓子建寧之朱子皆是義也其祀文信國也則以死勤事者也舊祠有趙時賞輩

信配食予更採得劉文伯等十一人詳於文山事蹟考中然愚以爲興國之祠二程是也祠二程而復舉周元公以配之不必也以信國與二程合祠宜也若王文成公之並祀又非也天下大可以統小小不得以僭大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夫山川之神非其地則不祭昔聖昔賢之跡不至其地者獨可以僭而祭乎朱子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謂其氣有相關不相關者此雖論子孫之於祖宗推之他祭理莫不然是以夏后相都帝邱至春秋而能奪康叔之饗晉之臺駘齊之爽鳩皆以昔居其地而爲之追祀按周子嘗爲南安司理叅軍程大中適通判是軍遂與爲友使二子受學焉是二程子適南安以受學於周子非周子嘗至興國也周子後又嘗通判虔州矣贛所以有濂溪書院然卒不聞其至興國至文成則再奉命撫虔南嶺南北數千里至今皆食其德何區區興國而能以特祠爲公重公所建節之地宜祀於贛公所誓師殄寇之地宜祀於南昌於吉於南安公所奏設之縣則崇義宜祀公按部之所經則雩都龍南可祀公講學之所寓則泰和廬陵可祀興國於數者皆無與也季氏旅泰山泰伯祀好時越禮舉祀神其吐之矣三程祠起於慶元

乙卯通守黃渙所建咸淳改元錢侯益易爲大中祠爾
時尚未有名宦祠海內之以子侍父而爲祠者惟濟源
縣四陳與興國三程皆以俎豆而用世及之典傳爲美
談咸淳十年何侯時關之安湖書院在衣錦鄉邨伯以
濂溪逮曾侯選作賢令祠祀大中及莊忠敏以下數人
則大中已爲名宦之主祀自時厥後黃何蔡吳諸令或
立名賢祠或爲鴻飛書院又益以文信國王文成合周
子三程六先生並祀其懷古尚德高山仰止之意則甚
美而於義或未核也夫有其舉者莫敢或廢諸祠之廢
久矣今日而議復惟亟復二程信國之合祠而周子與
文成則因其廢而不必復舉非敢於進退先賢也以諸
賢皆秉禮度義之大儒不容予以所不安焉耳且就興
國而論更有可進於陪祀者邑賢之與伊川交而爲所
深許者有李朴其人焉朴嘗建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
瑤華擠之死而不懼旣又以不從王氏學而黜又以不
見蔡京不見馮熙載屢受摧抑史稱其不誅權威是其
學或未必遽入延平將樂之室而抗節固窮則足與蘇
昞尹焞頴頴以之配食二程真於俎豆有光潮州韓文
公祠以趙德配漳州蔡忠惠公祠以周匡物配先之先
生視此二人不尤傑出歟愚又考前代名賢跡至茲土

者又有二人一為趙清獻抃一為元文敏明善清獻作興國詩頗多其題靈山鐘冷入秋雲之聯非躬造者不能大約行部偶至遠援崇祀猶屬好事元復初則為董左丞士選掾討劉六十親至興國賊巢士選聽其計擒渠寇散支黨焚賊所為文書全活不啻千萬人而數百年來贛郡未有語及其屏蠻者即董左丞亦宜按報功之議况明善先生元代大儒歿寇巖邑禦大菑捍大患恩施至今以李配程以元配文名為興國五大賢祠誠屬至當某邑長於斯有主祀之責敬陳其議以告士民賢達耆老俟祠成而舉行焉

按君行先生父子已之理學名儒舊志於其言行出處敘次簡略無怪其不足以起學者景仰之思而議祀典者亦遂不之及矣然明正德間嘗建李君行祠於安湖書院之東損持太史此議僅以先之配兩程子而不及君行是亦失不深考也竊謂興國國故二李係本邑二程乃過化似當分別崇祀以志嚮往謹附識於此知後之人必有起而論定之者

鍾夢麟字天瑞邑人

平崖石寇碑辯

崖石屬在興國縣治之東沓嶂亘天甲寅之變附近諸

山悉爲萑苻淵藪丁巳四月邑侯黃公惟桂蒞任多方設法勦撫互用踰兩載而投誠歸順者十之六七獨崖寇朱明恃其黨倍於諸砦且四臨深谷而贛零瑞寧四邑之邊鄙皆在數十里內鮮不苦其抄掠己未六月宣義尚將軍提大兵進勦黃公條陳四事曰及天時扼險要斷水源絕糧道又繪爲山形以進將軍以崖石雖屬興國路多險棘難行且賊巢穴多梗不能直抵其砦遂假道零都與贛師會督兵仰攻不可上乃列長圍守之如黃公所陳於是賊無所掠窘甚請就撫再三許之朱明等面縛赴轅門上僞劄僞印及兵數冊籍遂平數年

之劇寇時零興兩邑雖同職饋運然軍中百凡所需自進兵以及奏凱悉於興邑是問零則假道資指點耳乃易孝廉作平寇碑以其功獨歸零令張公且以城崗佛嶺迴龍寶石中邦鯉公各砦并入零之版圖殊不知崖石諸寇自叛踞以來勦撫文檄無一不責令興國豈有糗糧楨榦芻茭之屬不取之八十里之興國顧反取之二百里零都者乎且投誠冊籍興國案積如山無論當日之軍需夫役供億若何卽邑令之憂心疲力措置籌畫本邑之與鄰封未可同日語矣譬之鬪然興國同室也零都鄉鄰也鄉鄰之鬪與同室之鬪孰緩孰急救鄉

鄰之鬪與救同室之鬪孰勞孰逸是役也謂張公為無功固不可獨舉首功之黃公而泯滅之則情理為難安甚者并地勢疆域而錯亂其說則以室中之堂奧階除指為鄉鄰之閭域尤不思之甚矣孝廉方以文章名吾郡恐其言一出不知者據以為實吾邑侯張公行奉大中丞徵修郡志地形離合功賞虛實於是乎權衡故不敢不正其訛以就正焉

興國縣志卷之四十一

藝文七

國朝文

曾先慎

字遂五寧都人遂五堂集

敦邱記

興國治之北四十里有邱曰敦邱太史張公出治興國之六年所表建也邱前有山嶽然相向夾谷而馳谷中外石小山累累或遠或近蹲者穴者蟠者為懸鐘為覆孟磊砢錯列望之森然溪流從邱下幽幽然邱起水中岸立百數十仞橫廣參之澄潭黛蓄橫入邱下數仞巨

石爲底多儵魚其巔異木翠蔓蒙絡懸綴上下披拂冬夏常蒼蔚有奇氣公之出爲令也令之事舉無足以累公故暇日常多時時出求山水奇勝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僻人跡所不至者無不至焉敦邱在荒野窮谷舊未有名公過而異之以爲有當於爾雅所謂覆敦之義者因舉以名邱勒敦邱字於巖壁之表題名其旁於是遠近好奇之士無不稱敦邱昔柳宗元喜得鉅鋤潭西小邱謂當其茲邱之未有遭也田夫漁父過而陋之遭宗元而百世之下人猶想見其奇勝夫天下之物固不能使過者之必吾與而陋之則必其有逆於其心故不能忽之而又非之吾以爲此豈獨田夫漁父雖有好奇之人志慳於利則好惡恃能盡不爲田夫漁父之陋之耶嗟夫天地大矣豈無懷奇抱學岸然不倚之士彼固不求人知而世之庸人鄙夫不惟陋之如田夫漁父之陋茲邱又將戕賊之而不知其所底止可慨也夫公一過而拔敦邱於荒嵐野水幽谷之中使天下後世人思敦邱之勝不可謂非茲邱之遭公於山水其好之如此使當公世而有懷奇抱學岸然不倚之士其好之必倍於石也予於敦邱見之矣

邱成和

字昭衡寧都人梅干集

學海堂記

自興國建縣幾七百餘年爲令者如河南程大中公珦永春莊忠敏公夏皆赫赫垂不朽而今世尤樂道瓊山海忠介公瑞忠介以嘉靖四十二三年至官無幾歲月耳然語治興者某事嘗便民必曰此忠介之所爲也某事不便民必曰此忠介之所革也凡忠介所爲上官始嘗怪之予覽歸熙甫上執政書自敘嘉隆間爲縣者之難拊循勞徠發於至誠乃動與時忤輒被挫詘以是知忠介獨能爲之於難爲之日彼其後之觸雷霆扶日月其端已見於此矣康熙四十三年吳江張石里先生以名太史來令茲土凡四五年間盡舉饑渴之民登之衽席皆於極不可爲而爲之又創建明倫堂置義學招致遠近士日與其子弟講求經史諮詢利弊外自百神之壇下至城牆溝渠譙樓隸舍咸有脩設德化旣行庶務亦理先是先生謁選歸奉其封庶常公庭訓曰凡爲令不可不爲其難興國前令難而當學者忠介海公也因請太史竹垞朱先生書學海二大字付先生及先生抵任遂以顏其署之東堂嗟夫不過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忠介之難也時爲之也今先生之難又倍於忠介之時封公可謂知所期先生可謂知所學吾見斯堂之傳

不特覆笥垂幕二山名文溪錦水二水名之流峙而已矣後之君子非學於先生又奚從

顧雲樓記

古之仕者嘗不出於其國或以王事行役四方不踰時輒已來復其君又使工爲歌詩道其不遑將父母之思所以慰恤之甚厚迨其後則不然矣論者遂謂人臣之事君與人子之事親勢不可得而兼且謂勢不可去親之左右則當致爲臣以養王介甫獨折衷之以爲不然古者人有常產而猶以祿養爲急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又不急其所以爲養尤非人子事親之義

雖然介甫之說亦有未盡者孟子曰曾元之養曾子養口體者也若曾子之養曾皙則可謂養志也吾親而若介推之母有偕隱之志焉則當致爲臣以不去左右爲養矣吾親而學於周公孔子孟軻有絃歌愛人之道則當承志以出雖小試所行不更快於萬鍾之奉耶今太史張公用其家學早歲取高第官禁近有聲乞假省親里居久之康熙四十二年外選得興國明年春乃蒞事值江右連歲大饑又明年大水諸郡邑流莩相望與人獨得仁侯存活者數千戶他政畢舉太翁聞自三千里來觀其所爲則大喜謂公曰吾志也吾姑歸以語汝母

乎公思二親嘗登其後軒之樓顧望曰狄懷英見白雲孤飛此情乃今如一卽題曰顧雲之樓而屬邱成和記之成和遂爲公推言養在志卽不必在左右以廣小雅詩人之義而慰公之思公曰有是哉時四十七年仲春月哉生明邱成和於是書其言於樓之壁

樹梓軒記

陸佃作埤雅謂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衛文公宮中所植皆預備禮樂之用而其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梓洵材矣乎然世稱莊周願處材不材之間而櫟社尤以不材自免獨歸有光以爲材與不材何常世用榲梓豫章則榲梓豫章材而櫟不材矣世所用者櫟也則櫟材而榲梓豫章不材矣今吳江張石里先生之宰興國其官署西軒有梓焉前官不知其材也欲伐者屢矣然卒亦以不知其材而全於是先生特取以名其軒曰樹梓意者先生以其爲古者賢侯之所預植爲用而取於樹耶抑謂世方以櫟爲材吾不妨自託於梓而反爲不材耶嗟夫材與不材之間梓亦必有處矣先生躋巍科官禁近庶幾孟氏大木任歟及其來此疑若有斲而小者材與不材之間吾見先生一聽推移於世而無所庸意物物而不物於物梓乎又奚

所處也先生之子甫十齡亦材甚日就學外傳館是軒
凡軒前後花樹數本而梓在軒陰先生則使成和記之
且曰是有子道吾方訓吾之子而吾猶幸爲子也成和
因前賀曰美哉此非康叔伯禽之所習爲跪趨以垂兩
國數百年之澤者耶彼世之人果不得以一日之材測
吾軒中之梓矣於是乎書

湯永誠

字若人南豐人貽譏集

潞江古蹟記

古蹟之湮沒而難尋者可勝道哉卽興國一隅未易更
僕數有前人作記而不可考者有郡邑乘登載而妄說
者亦有土人昧於音韻而傳訛者自損持漲太史蒞任
聽政講學之暇博采旁搜亦旣殫厥心矣余與太史交
十五年今來道故寓呂氏萊園因得遍遊邑境如萊園
之右鞠爲茂草者鴻飛書院也又折而西卽陳侯文彬
所創之旌陽道院嘉靖時大令盧侯臆改爲觀音巖者
也越百步曰江東祠祀石固神前爲榴岡呂太常復故
居也原有延翠亭又有茅亭爲陳海桑倡和之地而今
僅稱爲呂氏宗祠矣金雞冠嶺下卽長春道院也原有
幻寓室清碧亭葛藤窩諸勝又有慈佑寺爲鄰梵宇仙
宮極一時之盛而舊志闕如邑人皆茫然矣有瑞洲壩

土人呼爲中洲壩者也昔何侯某植檉柳數十培之根
耕雖存而所謂瑞洲樓壺天閣不可問矣鄒公纂爲鄒
侍郎嶧起兵應文山之處文山開府興國意在於斯安
湖書院創自何了翁以祀三程并祀濂溪者也二蹟相
傳在衣錦鄉而今竟不能名其地明時邑令羣公有修
復之說後云并祀陽明矣又云移而之北郊矣要僅於
文廟增一祀典鮮有興作若何侯應彪有名賢祠之建
其意蓋欲合祀周程陽明也而考其碑乃在邑署左文
昌祠中豈當日右志而未逮歟興之古蹟孔繁其名見
存者不具舉惟茲榴岡紀郡乘中呂氏族譜亦有之瑞
洲載在袁蔡二志三台長春二道院劉槎翁有記鄒公
纂蔡黃兩志軼之而袁志謝鳳渚郡志相因可據也安
湖書院則文山記之名賢祠則葉相國臺山記之若此
者凡皆三百年來良有司道洽政治澤潤生民而以其
餘暇肆力興除旁及於亭臺池沼之樂所謂民安物阜
鳥獸魚鼈咸若也太史之治興也意在百廢具興其大
者如考平固之邑名建明倫堂社稷山川風雨壇寅賓
館城池官吏廨舍皆自爲記而余所謂湮沒難尋者今
旣得之亟謀修復夫物有顯晦事有興廢要莫不存乎
其人以太史之鴻才重望屈首簿書此海內所深惜也

以山僻小邑又當兵荒凋敝之後而得鉅公爲之司牧俾數十年湮沒之跡一旦得以表彰汪浮溪記柳先生祠堂云零陵以先生之故名天下先生之不幸也而零陵獨非幸歟余故踴躍而爲之記其年則上章攝提格其月日則天中後一旬也

澱水志林序

志乘之作必以徵實爲貴文人好奇多附會失實若子胥之昭關曹公之赤壁昭明之讀書臺後世擬議眩惑耳目識者病之夫作史有三難志乘何獨不然太史損持張侯之修興國志也殆身任其難而克徵其實者歟

興國前有蔡袁一志後有黃志其二志僅存者已多殘缺黃侯時逢兵燹搜裒之事日不暇給今又三十載矣此太史之所以黽勉而從事也片詞隻字皆出自手裁分爲五目曰志地志人志政志事志言凡城池山川疆域古蹟祠廟土產之類歸之志地官師選舉人物歸之志人賦役鹽屯興利除害折獄祥刑暨乎軍制歸之志政軼事嘉言妖祥靈蠢歸之志事古今傳記書序登臨歌咏詩文之屬歸之志言而統顏曰澱水志林彷彿楊南峯之吳郡識略與曹石公之古今通釋而變化之不襲舊名也余行天下五十年每至其地必索志乘玩覽

中州之彰德志西秦之武功志江南之吳郡志與松江府志東粵之廣州志閩之宣化志膾炙人口其他視爲故套以飾文具所謂語焉不精擇焉不詳豈非畏難就易不求其實之故哉太史析其藩籬洪纖畢舉一山也必該其首尾一川也必溯其源流人物之本末祀典之廢興程途之遐邇莫不竭蹶求之其苦心獨得在於辯是非核真僞討故實旁搜博證舉二四百年荒蕪之踪訛譌之說一旦爲之犁然燦然其古蹟湮沒而得出者十之三人物翰墨之闡晦而得彰者十之四手經創復或因感激鼓舞羣襄其事以振興者亦十之一二至於事具人口名蹟在耳目間而等之若有若無太史年來爲之傳其事紀其實被以題咏飾以斧藻者不啻十之六七矣風雨晦明之下仰而思俯而索蓋嘗寢食俱輟積數載之精神而始有此加以腕力邁勁如國如左句則鍊而字則矜良工心苦其傳於世也夫何疑太史以戊辰名進士官庶常借才外用宜其不以一邑爲念而乃關心民瘼七年之內賑荒卹刑養民造士彰彰實政在興國口碑而茲不具舉者亦以序志林則姑言志林而已是編也善俗宜民之術表微闡幽之功經經緯史揚風權雅之學習於是乎在讀者知其書之謹嚴典核

而孰知其成之之難也

陳沂震字起雷號狷亭吳江人慶符知縣行取

覆笥山館記

水經注云河北有層山其下懸巖石室若有積卷而世士罕有津逮者予以爲聖人之書自秦火以來未嘗泯沒又經諸儒傳註發明炳如日月至於歷代史傳及諸子百家之著述歲增月益充棟未止士患有書不能讀不患無書也何必舍目前而求窈渺不可得之書哉吾友損持先生性嗜書於書無所不讀嘗以史官外調爲興國令攜書萬卷自隨旣抵任聞邑有覆笥山相

傳北海仙公於此發石笥得秘書十二卷其說大畧與道元所注積書巖相類損持常命駕登之則古祠久廢仙踪靈草漠然煙蕪而已返而以覆笥山館顏其讀書之室每從政之暇蒐研討論其中曰書在是也而奚以石笥之秘爲然使當世之士有嗜奇學古而未窺五車四庫之藏者其視損持讀書之室不儼然層巖秘笥在煙霄隱顯間可望而不可卽也耶則山館之名不虛也蓋損持夙稟異資自齠髻時博覽強記人皆以爲茂先復出及長而學益進今年且五十餘矣其學之淵涵奧博固非世俗所能窺而又自病其泛濫將返而歸於六

經著有周易咫聞詩經辯度三傳二語折諸等書尚未脫稿而皆有端緒則皆覆筭山館之所作也夫學能窮經則有以得聖人之指歸而凡史傳及諸子百家莫不經緯條貫於一原固不必別求異書卽有異書又豈有越於聖人之指歸者歟損持少嘗從學於先世父及先君子予又與損持偕受業於朱先生愚菴今損持之學穿穴古今而能返本窮源著書立言卓然爲一代大儒而予乃荒落頽廢於家學師傳渺無一得此所爲深愧也庚寅冬杪予將適嶺南便道過潑江淹留匝月間爲予道覆筭山館之說予因述損持之所以爲學者而爲之記

楊

侃

字百穀
新淦人

遊靈山歷仙女潭記

侃以丁亥仲春客潑江得讀吾師張太史遊靈山及仙女潭記又見楊古度沈成夏熊來周劉宗衡吳松若諸君所賦詩怵怵思往遊不果旣劉子從南昌來示所撰二記更闌酒醒誦之擊節五月之望遊金斗山馬上望靈山諸峯濯濯雲氣中訂遊益勇乃以是月十九日偕劉子暨陸子杞莊並轡往遊焉出郭日亭午暑甚將雨須臾雲益集衣袂間軒軒得涼意急行抵源頭卽靈山

入逕也兩山並峙障日騎行石齒間泉淙淙從馬蹄下
作聲行二里許石壁益陡峭湧出天半香爐鐘鼓諸山
叅差羅列有觀音巖嵌懸巖之半巖中石像縹緲下瞰
而巖上竹樹如繚垣入寺主僧次燈與其徒來迎劉子
相視而笑蓋茲山劉已四遊云稍憇僕夫以將雨促歸
僧曰仙女潭近在眉睫獨不顧耶遂解鞍止宿日向暮
雨不止出尋溪東入方竹逕兩巖欹欹仰視碧漢濶不
盈幅碧蘚中雜生秋海棠鳳仙山桃花風蘭紺蓮之屬
稍折則方竹森蔽新蕉數處經雨後色益鮮瑩踰小澗
陟石級忽空曠可坐眺舉頭見石峯參天黝赭間錯拔

地數十尋窮山逕復得珍珠泉噴薄圓滑頃刻盈數斛
轉寺門又西走龍王坑兩石撲溪上曰仙人橋坑半有
巨石昂首耽耽出雲表曰龍頭巖俄而殷殷雷鳴迫視
之乃匹練泉得雨勢壯居然素光搖曳成瀑布返寺浴
罷次公爲陳伊蒲饌者茗滌粟焉夜就枕聽風雨瑟瑟
從巖後作江濤聲晨與飯後廡次公堅欲爲遊潭導行
數里舍騎攬衣緣山側幾不可步又下度堦間從草中
沮洳行抵潭路愈峻聯陟數十級行者生喘再陟到百
間房則石障百仞排展如屏風中作凹穴如半剖瓜匏
剝其中者大小數百相綴山中猿狖以爲窟穴出則一

黑猿居前兒孫纍纍羣採山核充食或聚菓穀釀酒巖
 間土人呼為猴酒及潭徑益險始猶偃僂行蒲伏泉從
 山頂奔騰下怒響碎鉤陰幽觸眉宇炎氣頓消循樵徑
 下山涼風南來執轡者候於路乃緩轡入城予觀靈山
 奇邃秀拔較之世傳道書所載海內洞天福地諸名勝
 雖未抗伯仲行然窈而深繚而曲挺特表異至此固高
 人韻士樂為品題位置者也湖口之石鐘黃州之赤壁
 不得髯公記之賦之幾何不泯泯於山巔水涯哉次燈
 為劉子言山與潭韜晦久矣自永樂初唐公子儀撰碑
 咏詩後垂二百年無嗣響者茲張公來遊來歌嗣三載

後探奇勝者踵至篇什遂多君誠締吳君松若哀輯而
 梓行之遠近人士必有作十日留者山光潭影不與詩
 若文之光華互相映發乎予深嘉其意固欲與吳子共
 成之也

梁 機 字由來泰和人落園集

學海堂記

吳江張損持先生甲申春由詞臣出宰興國將之官其
 太翁君以先生初試民社眷然有念也先是宋河南程
 公珦著績其地至明嘉靖間海忠介公瑞繼以有聲於
 是太翁君進先生命之曰踵名賢之後其則不遠然程

高矣海當學海所爲極難也先生奉庭訓以學海額署東堂其明年太翁君就養來署又諄復斯言嗟夫斯言也其期先生以所學者甚遠且大而海也乎哉松柏佳木也必其至於十圍千尋穿雲蔽日而後爲高林之大觀江河受百川之水惟其力能匯而趨歸於海是故尊之以爲瀆君子之學則以至乎聖人爲極聖人不能驟至而以聖人爲量則雖稍不及乎聖人其學亦不容以遂已今置其所甚高而姑勉力於所難豈所以期先生亦豈先生所以自期者乎而太翁君之意則固有在矣夫程氏父子之學明體達用純乎醇者也而南渡之儒不善學之惟靜坐觀理則常不足以有爲瓊山砥節粹白較然不欺其志然剛激峭覈於性情中和之旨不無微憾太翁君不欲明指諸儒學程之未能庶幾以阻後來之志又知忠介少有所未足而處難爲之時其毅然不顧之操足以持世而勵俗故爲隱約其旨曰高曰難而當學老成鄭重苦心如見也且夫吾道或出或處必相時勢之難易以爲之補救今先生之時與勢視忠介適相類而學之云者亦曰前之人旣已行而宜之後事所宜師耳非謂忠介遂已極人臣之量而窮學者之事也夫以先生之賢歷之盤錯以著其才鍊之政事以懋

其功驗之心性隱微之地以觀其合日新歲益進而彌上以直溯姬孔之源流則海且暘乎其後卽程亦豈能限以所至嗟乎人皆可以爲堯舜先難後獲誕登於岸其太翁君額是堂之微旨也夫

茅亭記

枕芥舟面學海空庭可半畝前令何君建亭中央覆以瓦今明府張太史至以茅易之或曰示儉也或曰瓦重易欹茅性輕取固也梁子與客坐亭上顧望徙倚喟然歎曰旨深哉先生之茅是亭乎易曰藉用白茅无咎敬慎之道也而係之大過之初六夫六柔爻也而初在下賢人在下位動而有悔則無以成大過之用惟知夫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而不敢以苟而錯諸地則雖履艱貞之遇糾紛盤錯常不至於有所失先生學易有年體易之義以敬慎之心力行乎出處之途乾乾惕若此亭所以志也且夫茅之爲物咏之風人登之爾雅珍之方貢其體至潔而其用又至貴也苟得易之義而神明之則一物之微可以類萬物之情而通天下之志然則斯亭也比於元之之竹樓少陵之草閣雖人地不相類要足以見一時之高致而寓賢達之深情是皆可傳也

移建學宮碑記

人資成於學而聖人爲天下萬世師其學達乎天而平易近乎人夫固可學而至者唐宋來郡縣皆立學廟祀孔子所以示之程也顧學廟以妥聖靈造多士矜式國人相基擇址必塏爽高壯陰陽和會之區而後靈萃而秀蔚人材風俗胥是繫焉至於山國澤國地勢異宜則毋論在郊在國要惟其良而已矣興國爲贛之重鎮自宋太平興國間置縣而卽有學初建南門外後遷北隅明初高帝勅天下學校並置生徒又詔郡縣皆立城隍廟而興山國也城內民居庳淺衢巷不能旋輿馬故少敞豁地而城勢北高南下從北阜望城南諸山蔚然秀

拱蓋吉壤也以是宋時遷學於此其後城隍廟之建遂並列焉更二百餘年中間賢在事於學廟修葺遷移者屢矣一遷治平觀再遷大乘寺或燬兵寇或地不稱至明末更定計無如北隅者乃復卽城隍廟右舊址建焉國朝右文之世毀而復修增加規制亦綦備矣

今上乾隆二年丁巳秋三楚徐侯來蒞茲土侯故以茂才異等膺殊拔者名儒也甫上事卽以修教作士爲務謁廟釋奠因相度其高下以爲學宮地稍窪不如城隍之雄踞高阜儼若而有臨也思以易之又念城隍亦后土之類等於地祇在禮坊水庸陞表暇皆在祀典而城

與隍所以域民衛物捍外集內其功較八蜡尤大其廟祀宜在國中不容以或苟顧所謂大乘寺者鉅刹也直縣解之後移而建之則依然穆穆之高居焉且掃浮屠之詭跡而鎮以金湯之明神又至教矣於是集紳士者長相與謀議闔詞稱善遂力請於上官報可卽差日鳩工旣遷城隍乃規地勢花材植悉心籌畫大殿南向岌然干雲以挹離明之照東西廡軒朗宏偉中爲露臺縱廣如干丈其屏垣泮池園橋祠宇講堂齋舍與夫祭器之庫庖溲之所無不如制具備而視昔有加者又於西偏舊址建三程書院聚學子肄習其中備德造之選焉

是役也踴躍欣助者固多豪傑而登載出納始終其事者則耆民蕭于海也經始於戊午之秋落成於庚申之夏凡費如干緡而無苦於不貨非良司牧郵德之速賢士從化如流曷克臻厥美哉旣而侯與諭訓諸君子介余門人鍾自拔索記於余而述侯之賢績甚悉余以爲儒者之學或出或處一以倡明聖道爲先侯儒者也其於聖道心焉數之矣今日者新廟奕奕都人耳目俱新明禋戾止恍然鸞臆馬躡多士載承色笑穆然克廣德心過者駭矚觀者嘆息將見侯以日新之德新民而風俗同焉士以日新之業自新而人材蔚焉其於古人何

多讓耶雖然余竊猶有進夫學以聖人爲師卽期以至乎聖人爲量三代之英所以常作聖也未世流習其學大率聲名文物之是尚富貴利益之難忘最上者志於鐘鼎其勲名已耳於聖人則震而驚之慮無不盡地自限者壹不知自古聖學相傳厥惟一中至我夫子而寓諸庸明庸言庸行之率其極致直造聖域蓋甚平易近人其非如天之不可幾及也明矣賢侯作師作牧常申此義於多士而提命之俾知設學非以觀美有爲亦將齊聖庶幾人皆以天下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則三代之治權輿於一邑矣豈啻蜀郡文翁餘杭范甯已哉興與予泰和壤相錯亦夙有文字緣元末興尹陳君文彬修儒學則予邑槎翁劉公崧爲作記明初興令賈君思復重修孔廟則予邑海桑陳公謨爲作記二記皆名手鉅製太史張君尚瑗前令興時亟登所修激水志林中茲予復載筆繼跡二公之後興有榮焉而興又予舊遊熟識其風土人文二十餘年來後起橫經之士志趨益多不凡又得賢司牧教育以希遠到誠宜爲是邦慶也遂不辭而記之

可園賦

原夫茂林寄賞鶴蓋成陰朱邸傳芳犢車擁第會稽秀

色響絲竹以來遊洛下長籬渺煙嵐而凝睇莫不勝致
遄飛孤懷高霽然而翦茅疏石境以僻而愈幽藝樹增
華地因人而不棄此則莊留輞口殊無取乎延清墅寄
研山必待開於米芾者也言瞻平水懿此南岡蹟留古
觀鄰是仙鄉繫數畝之邱形頗夷而翳莽嗟連城之壁
璞未琢而含光雲車雨馬絳節飄其無踪原草墟煙烏
犍晚而載路聽柯亭之笛知有美之難湮記鈇鉞之潭
詎抱奇而不遇於是東萊令裔稷下名賢西豪著里北
闕待銓薤榛蕪以相狎披坡磴而最憐江似鑑湖鏡裏
窺一灣之月家鄰杜曲城南闢尺五之天始則繚垣幾

曲繼則幽室數椽細澤通泉高峯罨戶繩床斐几留夜
月以談經茗枕爐薰坐小齋而稽古爾乃爲郎宦達招
隱志伸潘岳宅西花移河陽之種陶潛門外柳分彭澤
之春寓雅懷於書寄試哲嗣之經綸雕刊窮魯輸之鑄
樸斲勤郢匠之斤堵牆勞承福之墁丹獲標虎頭之神
巍乎煥矣巖阿偕亭榭以縈紆顧而樂之樹色蔭池光
而飄簸遵微行之環折花影晨寒倚危檻之清虛禽聲
晚墮此地殊觀斯園真可夫豈翠角翼張畫檐鱗縮左
掖涼房右連燠館逕通暗砌廊以曲而若遙牕啟交疏
香不分而恆滿綠池窸窣點苔錢而幽荔斑斑粉竇玲

瓏冒藤蔓而落花欵欵若乃雙分碧沼兩接平橋水綠
鴨頭咬鴛鴦於碧藻花紅玉藕粲蓓蕾於絳綃則有亭

能鈞璜名璜投綸竿而翁歛閣可賓月蕩桂影之招搖

院更創於東岡春培高阜知培書院徽實承於典樂呂氏韻

起清韶乃循層軒之疊疊悵遠眺之悠悠緩步暗房之

梯檻外千卉載吟開府之句山邊一樓樓名則見牕牖軒

宏闕干周防列戔戔之疊巘綺散霞餘層渺渺之澄波

練鋪江上斜陽而牧笛收聲暮雨而漁歌罷唱飛帆幾

葉風來而沙渚晴莎遙蕩襟懷茂樹千章雲過而煙村

曉氣靜含簾障於是僕本羈人跡同倦客由來邱壑逸

趣不忘自昔文章幽居自適遊芰荷之苑載筆何辭借

董相之園下帷勉益王家令子喜接阿平謝氏諸郎先

交希逸時則值梧桐添葉之年際楊柳飄綿之候烟光

藻合引綺思其若抽袍草芊綿錯村原以如繡歷燕雀

之生成見亭臺之結構竹徑常同攜手蘭齋相與提壺

秋雨正傷魚婢春風會餞鼠姑東老壁間謬托蘇公之

翰浣花堂上惟應韋鷗之圖窈窕香叢流連勝槩知石

匱錦暉之秘架自儲書羨山明水秀之靈人應著代李

端題罷清暉滿而草木長青安石歸來和氣煦而神襟

彌泰銘諸金石蔚為激水之奇傳以詩歌豈非園林之

最也哉

吳之章 字松若長寧人泛梗集

靈山賦

激水東北綿亘嶺岷幽巖邃壑沓嶺層巒蜿蜒紛糾厥
名靈山作東方之巨鎮為平固之大觀翠嶂千尋列其
外頽崖百丈隱其間寺古而流雲長鎖山深而積靄不
刪欲窮此中之奇奧須費旬日之躋攀其峯則石筍凌
空香鑪拱秀鐘鼓峙其旁鉢盂覆其右天外之石萼並
撐雲中之蓮花爭透其餘岌業嶙峋巖崿屹峙者悉等
山端之列岫其巖則有鄰霄環繡重甍響泉獅子伏虎
跨谷躡巔如堂如室如庭如軒高可十仞廣或數筵躡
險羣山之雲氣吐納百里之嵐煙他如丁開峭削磴絕
攀緣可望而不可即者千古讓飛來之金仙其泉則有
仰湖仙潭滴珠白練裂石迸崖鞭雷激電如怒龍之下
晴天如渴螭之投幽澗至於滄泓淵瀦冰鑑不如清冽
甘香鬼神可薦其洞則雙崖並峙一綫中分下臨絕壑
上逼無垠盛夏而驕陽不到隆冬而春色長存雷殷聲
而疑虎風度峽而聞猿其藪則有石竹芳蘭瑞香菌桂
薜荔芭蕉馬蘭石薤金橘海棠紫薇朱奈郁秀芬芳續
紛藻繪花氣集而空濛翠光浮而晻曖尺壤蒸五色之

芝參石產叢莖之蕙凌霄高百尺之標方竹挺四時之
槩經歲寒而不凋歷燠乾而逾翠其中則有盤攫之松
懸崖而竦纓絡之栢列祖而生枅櫚摺樸橘柚晶熒楓
丹映日柏赤烘晴玉梅鬪雪仙李逢春白鷗練鵲山雉
倉庚遷喬出谷響答嚶鳴麋鹿遊而呼友攫猿出而尋
盟或儻儻而俟俟或狃狃而獠獠自虞人之不禁而樵
採之相尋空餘朽株與樸檝會無茂樹之陰森然而泉
石煙霞素稱饒裕谿山景物不覺凋零猶足以點綴林
巒之勝流連遊覽之情爾乃寺結精藍山開華藏鷓棟
嵯峨禪關幽敞門當晚翠之屏窓列迴天之嶂蒲牢踈
出谷之聲閣黎多超塵之况日惟種雨與耕雲時或尋
山而策杖故山得人而益彰名副實而何讓若夫高人
逸士選勝搜奇吟筇戾止遊屐忘疲酒攜從事囊佩小
奚騁懷愜欲對景抽思向山靈而索句歸竹院而成詩
信乎一邱一壑皆有樂地一遊一豫貴與心期又何怪
戴處士之買山而隱賀秘書之乞湖而居於是山也吾
將挈釣詩之竿裹入世之足躡赤松之芳蹤結梅花之
書屋臨清流而濯纓採紫芝以辟穀何必遍五嶽之遊
而動窮途之哭也哉

顏

傳

字崧降
安福人

黃芝賦

黃芝出興國官廨桑本中時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實太史張公蒞任之七年也予適遊澱江南入境見津梁街衢亭館靡不整葺禾黍蔽野婦子熙然僉曰自張公來吾儕奉法循教跡逾年不入城隸役終歲不下鄉以此休息各安其業及晉謁復見斯瑞古稱三異今觀之猶信喜而賦之以備風謠其詞曰

猗仁風之扇物有芝英之降祥體坤元之正色孕和氣於金漿儷仙萇於唐代等屈軼於軒皇原夫神草通靈匪時莫吐厥質有四其名維五質既難於狀陳名不勝乎翮縷昉神農之遺經嗣抱樸之訂詁躋天池於魏文耀甘泉於漢武金莖則產乎銅池玉靈則懸乎御府斯宮闕之偶聞何輕發乎園圃吾知清時之感灑氣之精天苞其液地稟其英雖

聖王之佳瑞亦良牧之令聲太史之來於茲七稔琴撫蘭堂香凝燕寢笑牛刀之可操匪驥足之莫逞空庭留下鳳之踪滿縣覆棠花之影詩仍斗府之珠文本宮袍之錦於時靈以又以敷水滌光穉秀彌野菰穗盈箱蘭追空谷桃亞宮牆終和且平載挺其芳靈鵲巢儀門之

栢瑞芝附宮舍之桑其文淺碧其色中黃大者如盤盂
細者若圭璋吐三秀於伏臘綴九莖於縹緗潤濃檀之
一抹澤肪密之千房淹日華於洞戶倒月暈乎金觴儼
卿雲兮糺縵蔚朱草兮輝煌瑞應非虛福生有以援古
方今追休媿美子壽孝感乎韶陽思復銘鐫於滁水雙
葩麗崇仁之齋十二被新昌之庀皆以政治民懷迎和
召祉朱柯耀彩於珊瑚玉茁爭芳於蘭芷乃若蘭陵掘
之而代食商山採之而療饑博寧炫其五本太邱發其
雙岐麟形生於衣帶螢火明而夜窺雖記載其徒存供
好事之解頤未若茲芝形端彩奇敵齋房之素質奪天

階之紫蕤通翰林之華蓋侑瓊宮之玉卮比雙鳧於朝

鳥作仙令之光儀

裘吉光

字羽若新建人興國教諭

升中學記

世不進於唐虞不可謂之時雍士不齒於成周不可謂
之教澤故菁莪棫樸雅化興思而選士俊士造士之典
載在王制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不其明驗歟自秦
火以後士盡伏處漢興敦說詩書大儒如董仲舒輩漸
次以出至唐太宗增廣生員而天下之士莫不奮然興
起宋慶歷三年始命州縣立學青衿之子咸沐陶育於

膠庠其最著者莫如蘇湖然則興道致治培養元氣豈不賴乎人才之興而人才之興其權固操之自上也興國自宋建邑以來首得河南程大中爲之宰命二子明道伊川師事濂溪於南安理掾千年理學實基於此風聲所樹遂開有宋一代人文之盛李司空父子文章事業聚於一門邑之科名亦甲一郡迄乎前明聲華未替

自國初屢遭兵燹民不得歸農士不得就學而子衿寥落不能無廢簡之歎學政樊按臨虔郡以興國童子應試寥寥遂降爲小學與石定等後值昇平日久士皆知學

應童子科者增數百人至於千人雖有離奇俊逸之才每限於額不得伸夫興本大邑也其田賦與贛寧埒雩會瑞安皆不及而入學之數乃不得與中縣比中阿之意安在前令張欲詳請升復而未逮茲值吾侯陳公來蒞事修舉廢墜毅然以振興爲己任而邑之縉紳髦士乃相與謀所以升學之事請於侯侯曰未可城池未修倉庾未實諸積滯未舉何暇遂及於學越明年諸務畢興紳士復以爲請侯曰可矣是予之責也乃詳請於各憲殫心日月幾費周旋始得准行學政滇南王公咨移督撫會稿同題下部議得蒙

俞允復為中學而邑之童試者始有起色噫士不過作
 人之宰雖展卷與歌鳥能賦薪醮於茂草將鞠之後哉
 侯之有功於興大矣予乃進諸生而謂之曰凡事之鬱
 久未宣者其勃發之機駸駸不可遏興之抑塞於童子
 額將數十年一旦遇賢侯而振起之則由此而興文教
 樹科名巍然煥然知必有過乎前之所期者矧風會所
 漸鍾越國謝會稽元勳偉烈早開司空父子之先呂太
 常採史之學又承諸賢之後孟子曰奮乎百世之上百
 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况伊洛之傳在茲學者尤
 得所宗乎諸生日唯唯侯之德不可以不記因不辭彞

鄒爰執管以誌其事云侯諱三元字十洲山東涿州人

趙大鯨字橫山仁和
人江西學政

重建興國縣學記

乾隆二年秋興國令徐君初攝篆邑之士請新

文廟徐令具狀聞於督撫學使者檄下捐俸錢為倡縉

紳皆爭輸恐後共得千餘緡絲戊午冬季度地鳩工迄

庚申六月告竣量移吉水去于君來知縣事治事一如

徐令爰備飾石誌新廟事計自殿庭及廡及屏其外雙

闕倚天半池湧地翼翼延延規模整贍其左右為三程

祠暨文信國王文成鄉賢名宦諸祠其後為省牲迎牲

興國縣志 卷四十一 國朝文 三
庖滷諸區又其後爲祭器樂器庫又闢其西爲書院鱗
次櫛比風雨攸除諸生遠負篋笥來遊時聞絃誦聲洵
皇哉闔邑之具瞻也先是學址屢遷俱未獲善地徐令
周視陰陽謂城隍與勾龍等祀巋然居

文廟上非制也因移置縣廨後而卽其處爲妥

聖靈地黷序由是改觀蓋卽其建學者而賢宰之善治
邑見矣徐令備述顛末借于令來請記予惟風俗隆替
端由司牧興邑庠自吳江張太史尚瑗修葺後久無問
版築者徐君獨以興學立教自任爲官是土者倡盛舉
今于令和鸞戾止載色笑與多士考德問業踵前事之
美亦足信去思之莫能忘而議善之不可已也考志宋
程大中以大理丞出宰識周元公論者謂濂洛授受之
懿自興國始多士幸沐

聖朝雅化邇前詰遺徽含醇味道當無負賢有司後先
推挽之力他日人文蔚起激水與有光榮其在是也夫

徐大坤

字望南大治
人興國知縣

魁星閣記

予視事激江之明年大新

先師廟廟之左爲啟聖祠而虛其右以有待相傳邑故
有魁星閣今其址已湮沒無考廼卽

文廟右脅之第土視其廣深度其几楹暨高閣以輔翼之肖魁星於其上令學者有所瞻仰而學宮之規制亦因之宏敞矣然予嘗疑之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爲文章之府故立廟以祀之夫奎爲北方元武七宿之一魁爲北斗之第一星所主不同今以文而祀乃不於奎而於魁其故何歟稽之天文北斗魁爲首末爲杓淮南子註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星至第七爲杓趙宦光曰斗首曰魁因借凡首皆謂之魁漢書酷吏傳所置皆其魁宿游俠傳閭里之俠原涉爲魁呂氏春秋傳有魁士名人楊子甘泉賦冠倫魁能後世擢名榜首遂曰魁魁之爲佳名也審矣今之祀之者其不於奎而於魁又奚大戾乎哉余之營是閣而顏以魁之名豈無謂乎蓋有厚望也方今

聖天子文明敷治上燭璇宮此邦人士沐浴於詩書禮樂之澤美秀而文從茲景運聿新光映東壁烏知其不冠郡國甲天下而卓然稱雄哉則斯閣之建亦庶幾勵士氣之一端云爾興士其益勉旃用書數語勒諸貞珉

程大中公祠記

乾隆丁巳予承

命尹茲邑循例謁文廟暨諸名宦先賢以逮山川社稷

若者專祠若者合祀罔弗凜凜躬親凡以尹茲邑者固
得至邑中諸祀者也祭義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
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
災捍大患則祀之由是以推祠有特名者必其功德超
越倫類不敢混一而畧之如是邑名宦祀者匪一而剛
峯海公有特祠誠以其經濟忠亮煌炳史冊有明誠未
數數覩也建特祠洵當近年來有五賢祠以二程子居
其首亦係特祠創議建祠懷古尚德如某某者直令後
之人感慕而興起亦復何議而予竊有不能釋然者則
程大中公一人焉稽其知興國縣時邑故稱難治公蒞
任甫二載而獄空者歲餘聲播旁邑有訟積十餘年不
能決質之公片言悉服志稱慈恕而剛斷信然予更謂
雖古西伯虞芮質成何以異是先尹茲邑者海公則特
祠而大中公槩之名宦豈以其近則揚之而遠則畧之
耶且二程之往學周子也緣大中公知興時二子侍學
繼假倅南安軍濂溪特一年少獄掾耳衆未有識者大
中公一見以爲非常人深結爲友命二子受學遂開濂
洛理學之傳非尋常功德比也然則五賢祠特祀二程
而大中公擯弗與殊亦未允或謂邑在明故有三程祠
繼改爲大中公祠後又改大中公主祀名宦未嘗擯而畧

之也然以公槩列名宦而特祠弗及究無以播其芳馨而啟人仰慕此殆前賢之逸事有待於繼起之變通者也古今之治開於道二程尋孔顏之樂於周門得傳聖道者大中公之命也矧其治績載諸志乘尤班班可考乎余故遷建聖廟左修三程祠外復卜室海公祠北建坊彷彿而特祠之乃邑之諸紳士莫不踴躍從義非予之誠能動人大中公之流風餘韻足以興起人心者實爲之諸生勉乎哉其廣是特祠之意以庶幾於道則又大中公開厥道統佑啟後人之大有造於茲邑以爲天下先者也工竣顏之曰治道統宗百世後倘亦不謬予言乎公諱珣字伯溫舊名溫字君玉河南人以論薦大理寺丞知興國縣事移知龔州累遷大中大夫封永年縣伯

新建澱江書院記

立教必有地設學固其所也而萃身心考德業俾學者切劘朝夕以備德造於書院亦重有賴焉興之書院始於安湖宋咸淳八年何君時建於衣錦鄉明正德己卯黃君泗以其地僻遠改建邑東後改爲名賢祠而安湖書院遂廢至萬歷癸卯何君應彪建鴻飛書院於城西己卯吳君宗周建長春書院於治南皆跡久而湮嗣是

而書院不復興矣

國朝雅化作人詩書澤洽書院之設直省皆有海內之士經明行修仕爲良臣者大半出其中

世宗憲皇帝樂人才之成加意作興凡會省書院悉發重帑修葺由是士益感激奮勵爭自濯磨以期仰副

上意乾隆二年予自定南來宰興國數閱月而民之以事至者輒少因待於政治之暇校閱士風比見被服都雅彬彬郁郁知其沐浴於教澤者深矣而後生小子亦循循有法度予喜其教之可行也越明年春卽擇邑之才品兼優者課士於學選俊秀者與焉時書院未嘗有

也予亟欲獲其地以建不可得會遷建學宮得右偏舊學基址勢極宏敞不勝額指舉向之所欲建而無其地者於遷學一舉而兩得之乃與襄事者謀所以建之咸踴躍樂從遂鳩工庀材未久而書院成然是役也豈徒修舉廢墜塗飾耳目已哉夫學以求道也聖賢之道不外彝倫日用之間賢智有同趨愚不肖亦可共由要惟講學明理身體力行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一一返己無虧由是發爲文章皆所以闡明聖道而非徒爲詞章之學也予性甚好文而於躬行未逮者終未之有取焉古語云窮經將以致用今興之士誠良也由此益勵所

未及循鹿洞之條規耳新廟之鐘鼓致知力行明體達用將人才風俗駸駸日上聖賢之道明而聖賢之教行矣書院之制其向如學前有堂後爲講學之所旁環栖士舍額以激江書院雖不敢謂舉合邑之士而甄陶之亦將於此樂觀人才之成也興之人士於予調任文水之將行也揖而言曰書院願有記弁記之

遷修先農壇記

祭有所有報伊耆氏制爲蜡祭以索饗萬物自司畜農郵下至貓虎坊庸昆虫之屬皆祀謂其能興民利除民害以介稷黍而穀士女也而總以先嗇爲主祀先嗇神農也開萬世教稼之功爲粒食斯民祖故春祈秋報自古隆其事興國舊有社稷壇而先農無專祀雍正四年世宗憲皇帝諭建先農亭壇前令金公履寬擇地壩南始置亭而壇卽過處亭內湫隘淺窄非制也後十有二年梁君聯德又奉文增祀八蜡神雖規模粗就究等之一椽不完行養禱於蔓草叢脞之中幾無禮矣予思人非穀不食穀非神不植矧

聖天子躬親致祭秉耒而耕典至渥也何可草就塞責自貽咎戾爰於亭前相其地之宏敞與居民廬井相近者構壇以棲神令神得以庇嘉穀以無爲稽審亭前後

共兩楹中列蜡神牌位附以勾芒月令其神勾芒三春
必祀之誠以土生萬物五穀之所自出亦猶社稷壇並
祀土穀也亭外爲壇壇外爲墀歲時薦馨必牽牲門外
拜跪尸祝於是乎在猶之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也予亦
惟謹循古制俾祈穀報享俯仰升降中其節允無失禮
於神可耳然此非但奉祭祀展禮容已也方春和時東
作甫興駕巾車道過隆興橋四望綠野平疇千頃則見
耕者播者挾槍刈者載茅蒲者薨然有鞭牛聲聽農歌
上下牧豎謳吟心甚歡暢與農人談稼穡親色笑焉乃
萃其少長於斯所而告之曰爾等亦知農之樂耶桑陰

柳畔風晴雨濕婦媚夫耕風塵勞攘弗若也今

國家重農蠲賦愛惜爾百姓久矣爾等亦知之耶當此
徭役不興寇盜不作雨暘以時民生耳目無所驚擾借
汝婦子得相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伊誰之賜也
其人可忘耶旣蜡不興功則春田方始功曷可已尚克
斂厥事西成伊邇予將拭目以觀歲物之豐願與民烹
羔酌醴迎神休民相與歡歌快飲於此庶幾一日之澤
乎言已各與一觴以誌慰勞之情酒酣遂作歌曰雲爲
籓籬石爲礎堂峻起兮神居處陳荔丹兮掛桂醕迓田
祖兮惠茲亞旅驅螟螣兮食絕承鼠沛甘霖兮長我禾

黍下無濕兮高無憚暑自古有年兮民獲其所福我民
兮貽諸來許

遷建城隍廟記

予奉

聖天子命來令興國興國百神咸得其祀無水旱疫癘
盜賊之災民各以歲時具馨香肥膾攜老幼鼓吹踏歌
報享神德縣令因以多暇偃仰一室部告無事諸神亦
云靈矣茲邑山有崖石大鳥皆高萬仞夜半可觀日出
覆笥遠瞰章貢北接青原羣山之望方山雖小能致雲
雨水有激濺數百里來匯城下古曰諸侯祭其境內山
川則守土所當祀者其此也歟謹按

大清祀典凡會城府州縣必有城隍廟司是土者朔望
必詣神前焚香頓首有災必於此告歲時禳禱報謝備
爵帛盞盞籩豆督撫下至尉罔不齋沐跪拜惟謹無敢
失儀則城隍之神又云重矣似古今制詳畧不相同也
夫神惟民依受民多者其神靈城隍神於民最親有地
方責一城之民皆歸之官司其陽神司其陰則祀之也
固宜且古者因山爲城因川爲隍或累石掘土而爲之
其圍而峻者則號爲城其濬而深者則號爲隍由此有
城隍之名皆所以設險捍民也夫既能捍民則必有神

山川能致雲雨則祀之矧捍民者乎矧兼山川而爲之者乎城隍之祀肇自漢盛於唐宋吳大帝權時江東則已有城隍廟高齊蕭梁間往往見於文字皆可考而得也然先輩多謂城隍爲土神如里社之類而吳先生草廬又嘗言壇所以祀地而配食以有功德於此邦之人城隍廟所以棲配食之人而亦祭地於此猶明堂之祀上帝也夫旣稱爲城隍則是城之神隍之神所以捍民之災一城之主萬民之歸也又奚疑爲后土配食之人也哉廟中嘗像鬼神賞罰狀或又以爲神之起本於釋夫天下雖有善國不能去刑神則能福善豈不罰淫鬼

神之教不能見於陽則宜有爲之於陰者矣有不有皆起於人意中非必釋之教乃然也興國城隍廟舊在城外學宮左余旣蒞任一載感神之靈嘉惠我黎庶縣令無以答神庥顧廟久且敝詢諸父老子弟僉曰宜遷乃告於神敬遷神之廟於城內縣令署北大乘寺外殿以舊廟址擴而爲學宮於是縣令得時對越於神縣令居南治其陽神居北治其陰縣令有缺遺怠於政神則聞之神有所賞罰令敢代爲神執柄縣令與神職相若治相同今居又相近協力以保民庶幾父兄子弟春耕秋刈笑語歡樂時聞於畎畝而永安於無事則神之靈果

其國典志 卷四十一 國朝文 三
赫然矣廟作於乾隆四年某月成於乾隆某年某月雕
甍繡櫺重欄疊砌映耀上下炳烺炫目殿廊寢室巫祝
之舍各有其製共用白金之數若干總爲日若干古者
爲國必重祀是故妥神靈辨名號考典禮上無負
天子遣吏之意使黎民長得安樂壽考守土之心也故
予一記之

重修譙樓記

譙樓之設所以戒昏斲儆官寮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
暴客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察夕擊柝而比之孟
堅西都賦曰衛以嚴更之署然則古無所謂譙樓也有
之自魏武始迨後自藩鎮以及郡縣莫不建之相沿至
今興之譙樓前令四明何君以石基之張太史損持恢
其左右增二楹爲五楹久而風日損壞菜梅翻詭之屬
俱蟲齧朽斷顛倒頽仆司更者慄然深履冰之恐乾隆
丁巳予蒞茲邑方興工於學宮隍廟文昌先賢諸祠而
不暇及此迄諸務落成而吏以修樓告予乃捐俸銀若
干召工人新其構櫺繫以甃甃易以雕櫺飛甍牕疏四
壁焚蠹半空周繞欄杆達衢其上遂煥耳目焉方今
國家昇平人民和樂大小臣工宜夙夜匪懈以仰體
上意予何敢以居高明遠眺望效并幹麗譙以爲樂抑

於公退暇躡足而登庶幾因所見而有所思乎見林總
相錯烟火相連思何以庶而富富而教也見廬舍高下
阡陌縱橫思何以勤其本業善其風俗也見夫耕婦饁
農急青疇思何以勸慰之以恤其苦而息其勞也見相
競相逐以攘以奪思何以翦除之而使無寇盜之虞比
閭之驚也觸目警心雖日登斯樓於政何妨之有至若
淑氣清明晴光四爽興橋之水天一色澗濺合流之烟
波萬頃深林高嶂之雲嵐窈渺平原綠野之草樹蔥蘢
森然在望此騷人達士之所憑眺而徘徊非官是土者
所有事也於是書於石以自儆并以告後之同志官是
土而登斯樓者

汪執桓字銳升隴西人興國知縣

興復學校公產碑記

古先王造士有教有養有勸教之所以茂其德而成其
材養之所以安其身而樂其性勸之所以勵其志而新
其氣三者缺一不可余蒞任興邑政暇接邑之人士類
多雅秀而文舊有田數百畝以贍歲科試花紅今廢墜
矣一日蕭生鍾生等請於原學泮池舊址願各捐貲共
百餘金構廩屋十五間以居賈人學宮外隙地鋪戶自
造五間皆歲賦其所居之稅爲歲科試高等者優獎之

與國集卷之六 國朝文
需至三載賓興赴省試者則取其餘以爲卷費中有登
賢書者公車北上費畧取給於是每歲約徵租銀四十
餘金官應期催收貯庫以俟時出納也逐年會算登之
印冊防浸漁也量其所入給其所出無濫費也不誠利
弊兩清可垂永久乎吾思人才之盛以教而成以養而
贍以勸而興然教養之權操於國之大樂正大司徒與
夫鄉學之長而善勸之方則守土者與有責焉斯典之
曠久矣諸生捐貲復古猶洪鐘之咽而復鳴趨者之蹶
而復起也則斯舉實有裨於

國家獎勵人材之至意且與教養之政並行不悖也興

之人士可以興矣

謝天翼

字鵬飛清江人與國訓導

設立澱江書院膏火記

先王作育人材必養之於學以收其有守有爲有猷之
用故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士生其時處
則明先王之道出則建伊呂之勲其不見異於他途者
由教之有其地也後世學者各務專門人自爲師無一
定館舍以致刑名法術莊老釋氏語言龐雜行多詭奇
而不衷於道興蓋三程過化之區宋時邑令何公建安
湖書院於衣錦鄉奉祀大中公父子於講堂而以周元

公侑之所以著道學之原實肇茲邑特錄生徒二十八人中拔四人爲之長凡薦先聖先賢俎豆牲幣歲給有資後因地遠教疎而安湖書院遂廢我國家造士有方

聖祖仁皇帝教澤覃敷命直省各建書院嗣是府州縣皆立義學興之義學先在縣治左卑隘數椽不足以處來學之士乾隆庚申楚北徐公新遷學宮乃以舊址改建澱江書院生徒肄業始有常地先是平越金公詳請上官戶田內撥穀二十四石并地租銀若干兩作山長脩脯而諸生膏火尙缺庚午春錢唐孔公來攝興篆甫

下車集諸生於明倫堂勉以實學躬造書院正典禮定規制以周元公爲二程之學所從出特崇祀事親書程子四箴授以貞珉俾濂洛淵源昭然若揭彼朱子鹿洞之教立學規六條定以課期每十日備盤餐親臨校藝經畫旣周爰爲善後之謀申請上憲每歲於上官田內撥入穀四十八石以贍諸生膏火仍立定條約垂諸久遠一時肄業諸生感公之德咸請於余以誌不忘余曰爾諸生亦知侯之所以惓惓於此者豈爲是丙夜青燈求爲科舉之學已哉蓋將以千古理學實開於此欲學者景企前修饁斯彌斯夜以繼日講明先王仁義之旨

興國縣志 卷四十一 國朝文
堯舜君民之道優而游之饜而飫之毋爲俗學所壞則
由是鼓程席之風弄周庭之月浸淫以受孔門之時雨
發爲文章徵爲事業卓然不負鴻儒名世之望夫乃不
負先王立教之意而可以爲聖人之徒矣大中之化賢
有司能繼之濂洛之傳諸生得毋勗乎余也有司訓之
責庶其旦暮望諸公諱興浙字道南號晴江由副貢教
習期滿以知縣用前署宜黃東鄉瀘溪皆有聲

興國縣志跋

古者列國皆有史書記載時事自秦分天下爲郡縣而
列國之史不傳其別之爲志者蓋不敢上冒國書特誌
其一郡一邑之山川風土人物以備輶軒之採攷漢晉
以來華陽郡國襄陽耆舊岳陽風土陳留風俗皆是義
也然非有古人之識之才之學不能成一代之書非聞
見之周採訪之審紀載之明考核之實亦無以信今而
傳後興國邑志盧袁以上多缺不可攷後所存者惟蔡
黃二志自吳江張太史宰邑倣寧化李世熊體作志林
李之志以土地人民政事爲三張又析政事爲二增志
言爲五其詞瞻其取精其辨誣訂僞搜遐發幽亦詳且
悉庚午春錢唐孔公來署邑事值 制憲檄修郡邑志
毅然身任其責召集紳士耆舊相與規畫乃招邑之名

宿開局於三程祠仍倣志林體考其詳畧訂其得失事
增於前文省於後親爲校定使釐然卓越前修公之用
心更較張侯而加密矣夫興雖僻壤非通都大邑可比
然其山川風土人物前志所載炳炳琅琅鍾閭氣於朱
墟發菁華於青簡亦東南文物之區採風者所不遺也
公來興舉廢墜共於邑之利弊有補於民生者莫不漸
次施行尤留心學校培養人材詳請義學資脯以贍來
學之士公有功於興人士者大非獨區區一乘增光山
邑讀其書想見其人他日峴山之碑不與華陽諸誌並
垂不朽哉因爲之跋以誌其事昔乾隆十六年辛未中

和月日

鍾秀源

字受滋邑人副貢生

興國縣志跋

綜數百年山川風土文物事實悉舉而筆之於志又必
敷輿論小善必錄此大難也龐雜則體裁不備馳騁則
才識不精信今遺古則失其所宗備其體以鍊其才樹
其識以明其所宗非宿學名公優政事而能文章者孰
克肩其任惟我孔侯之來署興篆也方積案盈牘淹滯
未疏閱三月而政簡刑清訟獄衰息廼於政暇接士忘
尊月以課士適制府檄督修邑志而侯不以署事之歲

月計慨以爲已任集紳士於明倫堂詢從前典故舊籍
開局於庚午秋九月以有明溫陵蔡公之志爲宗彷彿
太史志林爲體鍊其才精其識採輿論而不違而興邑
之志於是集大成焉雖然覽斯志者其亦知侯之所難
乎夫以數百年蘊隆鬱積一舉而盡發其光此豈數月
可能耶唯侯忘仕宦之情敦下士之誼迺能口授指畫
而志速成是侯之有造於興也豈淺鮮哉秀源不敏奉
侯命得附謝鵬飛先生在同纂之列敢拜數言以跋

鄧蔚林

字暢亭三原人興國知縣

新建龍王廟記

禮有二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
則祀之予自蒞任興邑以來敬謁各廟並禮諸壇見

文廟

武廟及火神等廟體制尊嚴殿楹亦皆整飭諸

壇雖多傾圯然規模具在尚可以妥侑明神也獨龍王

一神未有廟宇考之志乘原建廟於縣南一里許龍王

潭上年遠頽廢舊址無存竊謂惟人事神惟神司命龍

神載在祀典原所當祭况興邑激濊二水環遶城垣各

鄉崇山峻嶺澗溪更多其患水之處不一而是此卽虔

修典禮柔盛潔而祭祀時尙恐精誠未格不敢必其祭

則受福也而乃無廟無祀使神無所依是尙可乞靈於

神乎神之禦災捍患不必謂明有其事不得謂默無其
理理之所在事莫能違揆諸理與事而益知神爲民主
其享祀蓋不可以不誠矣余簿書鹿鹿有志未逮適值
茲歲六月間忽遭水患近河居民田廬頗有冲塌人口
亦間有損傷固曰天時豈盡無關於人事哉自慚涼德
彌災無術愈思創建龍王廟旋商諸紳士咸稱曰善遂
擇基於城南太子廟側勢扼兩河之要坐鎮四隅之衝
問其地主則現任吉安府司鐸王君振綱者是其爲人
樂善好施知余有此舉卽願捐輸其地以作首倡其後
神座及右側隙地俱係別業生員王鵬飛兄弟等或捐
或售各欲共成盛事而城鄉諸紳士若原任建昌縣司
訓鄧君元英明經李際雲劉大承劉夢麟黃澄清等亦
莫不同心勸贊競相勸輸余喜其事之可次第舉也遂
卜吉於菊月之廿七庀材鳩工俾謝生秀峯專董其事
兩閱月而殿宇峻起廟貌莊嚴門樓圍牆諸工俱竣是
真可以妥侑神靈也自茲以後上邀神明之福長享安
瀾之慶則予之志慊而諸君子之功亦卓卓可述遂援
筆而爲之記

俞之鈺

字虹樵諸暨人興國知縣

告合邑建澱江試院序

國家稽古右文興賢育才待士之禮至優取士之法至備多士之登進於

朝者其發軔必自童子試始而童子之試莫先於本邑亦莫詳於本邑然則邑試雖小固羣才上達之所由基也可勿重歟予承

簡命蒞任茲土逾一載矣夙夜兢兢愧無以裨益我士民者今年春奉上憲檄科試文章見夫士習之端淳人才之英蔚心焉喜之顧試日羣集縣署人衆地隘幾弗能容而几案坐具之屬攜者負者舁者則又肩摩趾錯左右撐觸未構文而心先擾因之體貌弗肅防範難周

非所以重士之禮而嚴其試之之法也於是亟思爲考棚之建或謂予曰邑試三年兩舉人之視爲借徑久矣其負才積學者必不爲風簷湫隘所窘而銳於求進卽苦心志勞筋力於此數日中弗恤也茲役之興工費繁重成之匪易不如其已予惟宰一邑者將使邑之人皆得其所而後卽安予雖拙於才固不敢有一念一事不期爲安民計况士首四民考試重典也坐視多士之未能安其身而一其志慮此心之切切實有不容已者且以予爲多士謀之心推之多士其切切必尤甚於予更推之多士之父兄之爲子弟謀其切切亦必尤甚於予

是則考棚之建固人心所深願特以非獨力可勝而有待於倡之者耳予既儼然長一邑矣率先之責烏容辭諸遂進紳耆而議之相地於署之東衆論胥協迺勸捐貲夫以人心同然之舉得十數人焉首其事而任其勞吾知多士之志於上達而推已及人者多士之父若兄期子弟之上達而喜其發軔於茲者必皆啟篋探囊踴躍輸助而無俟予言之畢矣抑予又聞邑之中多好善樂施者富而勇於義者全產有餘而培植人才者則又必將慨出多金以大力速其成而無俟再三之勸矣由是而人心鼓舞由是而士氣奮揚由是而科名接踵本

其始進不苟者咸自樹立以仰答

朝廷作人之化未必非今日建考棚為之一助而予切切不容已之一念庶幾得所藉手而與多士交相慰也爰書此以引其端

蔣敘倫

字錫九玉田人興國知縣

凌雲塔記

邑東南距城二十里許有堡曰成龍一曰古逕環堡皆山中有一峯嶄然突兀朝拱學宮堪輿家謂地當巽方應文明之象得建一塔於其巔大光文曜科目將蔚起是說也邑人皆艷之鍾君廣京乃慨然獨任於是而

方正位鳩工庀材以詰嗣登土董其事經始於癸亥三月越半載而告成顏曰凌雲塔為級有七周廣五丈六尺縱橫各一丈八尺六寸高十三仞有奇計費六千餘金洵可謂善舉矣余癸未春攝篆是邑去塔之成逾二十年士紳猶稱道弗衰亟請為文以紀之余按贊嘗之右為西山塔又西南為朱華塔皆功成於眾力為一邑之巨觀前人詳為紀載登諸邑乘今鍾君獨建是塔聳秀文峯其功勤其志篤誠不可以不文辭且即其名塔之意已足為多士勸夫學問之道由小成而大成進身之階自鄉舉而館選是皆有屢進益上之義焉興邑為

三程過化之區遺教猶存生斯土者亦唯是志氣日極於高明文章漸臻於醇茂異日干雲直上為

闢家柱石作蒼生霖雨庶無負作塔之深心即可副興賢育才之厚望謹綴蕪詞嘉鍾君之行尤願激江人士顧名而思義也

蕭朗峯

字瑤林邑人翰林院庶吉士

慶源閣記

邑城東隅濠池之上有閣翼然曰慶源余族先輩所構奉大士其中以鎮水口俗稱觀音閣者是也會昌文孝廉嘗為之記嘉慶初年圯道光四年族人捐貲重建屬

余記之余惟水口之說出於形家而其義實本於易蓋八卦之位坎艮相承序卦之次渙節相繼誠有見於習坎之流不承以致艮之止則一往而不知反風水之渙不繼以水澤之節則泛濫而莫之制也吾蕭氏聚族而居昔人於水口交匯之處為之閣以象流行者之不可以不止推行者之不可以無制義至深遠矣雖然吾人之心亦自有其當止者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是也亦自有其當制者節之象曰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是也然則因斯閣之建而凜然不敢自縱其心動靜必止於敬禮義以制乎中由是而敦孝弟而篤宗族而

和鄉黨厚風俗道之所以光明中正之所以通不皆可於斯而得其意也哉若夫閣中奉大士像殆亦有取於止觀之法歟抑將示人以制心之要歟此其說詳於釋典余未暇深究要與易象艮止節制之義無不可通其斷非惑溺於福田利益而特建之重造之徒啟後人禱祀希冀之心則固可得而知矣故閣成樂為之記仍名慶源昭先澤也

胡麟 字履仁邑人郡廩生

重建三程祠記

吾興自宋建邑程大中公珦初為令長於今志遺愛弗

衰當其在官時伯叔二先生年尚幼諱禮趨庭寄跡斯土後人重大賢之儀型有在也作三程祠祀焉以爲國故所自來矣祠之作在慶元元年名曰宗洛咸淳中又別祀於衣錦鄉之安湖書院遞歷元明遷建靡常要以德化繫於人心上下數百年並儼然愾然如一日

國朝仍三程祠舊制自太史張侯作特祠議而祀典以殊越乾隆戊午徐侯重建於濼江書院後後因遷學其祠遂湮逮己酉程侯改育英書院移祀三程神主乃有書院之名實則城隅片址不足以昭肸鬻餼羊之存亦僅耳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賢士大夫之責與今

年秋黃君大猷慨然思明禮所自爲捐建於城東門內拓基宇飾丹塗朔中彪外煥然改觀春秋得釋奠如禮祠威屬余作文以記之予嘗徧覽諸邑登夫子廟堂瞻仰其車服禮器徘徊馨香俎豆間見夫侑啟聖則大中與焉禮東西兩廡而二先生在焉天下之大何邑不祀三程而必吾興之專祀之者三程於興實風軌親存譬諸湖州之祀韓公建寧之祀朱子此所謂國故也夫自太平興國七年置邑歷六十餘稔官師失攷斷自大中公以下即使其流風善政或無以遠被後來猶當數典不忘而追崇及之而况政績如大中倡明絕學如明道

伊川其令人謳思寤服聞風興起爲何如黃君其亦有不能已於中者乎自來傳興國者於山有覆笥之鎮於水有平川之流於理學名臣見鍾越國公之勲名李文簡公父子之德業於名宦寓賢見三程之過化是數者皆足流傳天壤與興國爲不朽而三程一祠紀於廣興黃君此舉所關尤不小矣於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懿德之好孰無此心自茲以往有能瞻先賢之遺範而感慕奮興志其志學其學以溯夫伊洛之淵源而同歸則斯祠之建謂有功興國可也謂有功名教亦可也

鍾音和

字倫清邑人
僂廩生

迴瀾閣記

吾邑四山旋繞水皆內注支分派別穿巖赴壑而來或百里或百數十里同會於城東然後南行入贛縣境其源旣高其流甚駛其地勢惟南稍寬亦稍卑補缺障空以凝地氣不能不藉於人力此水口關鍵所係爲甚大也距城南二里許有岡蜿蜒水至此稍東折邑人建閣其上名之曰迴瀾凡三層崇七仞有奇周廣倍之開閤垣墉旣堅旣固中爲樓上爲閣奠文昌帝君神主頂覆旋螺四面皆疎櫺繡扉週以欄楯風來簷馬聲錚錚

然與城柝相應俯矚平川自南而東而西宛轉滌泗波光掩映憑眺之餘心澄目豁且近而西山朱華凌雲塔影遠而羊山靈山秦娥覆笥諸峯盡獻奇呈巧於軒窗之下靈秀所鍾宜其倍於前日矣閣之下曰春口壩前明海忠介公課民藝松處也循閣而上曰龍王潭隆興橋故址在焉閣之對江曰桑坑文昌閣故址在焉昔之爲我邑培風氣者後先相繼亦旣慮遠而力勤今雖蕩然無存而當年風景猶髣髴心目間登高而望有不穆然起懷古之思乎夫前賢勝蹟雖一邱一壑猶當維持於不敝矧水口爲一邑形勝所係萃山川清淑之氣振

人文隆盛之運胥賴於是而可不謀所以繼之耶然則斯閣之建以爲煥新規也可以爲復古蹟也亦無不可經始於嘉慶八年八月泊九年十二月落成父老以其費重而事大不可以無記因次第水口之本末而書之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large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ghosting.